

文遠集卷之一

目次

啓

答馬使君仲良

候趙座師嶼翁

請吳座師茲翁

候胡撫臺泰六

候沈郡伯衷中

答各縣令尹

請劉館師是翁

答孟司成晉翁

請朱中堂養翁

請孫中堂愷翁

候趙座師嶼翁

候邵座師芝翁

請會試鄉同年

答馮按臺鐘華

又

答胡侍御小山

答呂中丞渭陽

候李司徒夢白

答熊經略芝岡

候房總河素中

目次 畢

文遠集卷之二

目次

啓

答李民部生洲

答陳無聲同年

答隣縣父母

又

答南畿兩主考

答本房諸門人

答門人羅當世

答門人張子襄

再答本房諸子

答門人楊引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答管探花同年

答曹撫臺薇垣

又

又

迎曹撫臺赴召

答范侍御玉坡

答張總督石林

答宋侍御青霞

答岳中丞石梁

答李總河燦巖

答李憲長涵醇

答洪中丞學海

答劉孝廉無似

答梁侍御震寰

答門人張子襄

答某司理

與趙世兄

答劉光祿蒼柱

答張侍御玉林

答白中丞惠風

答吳大叅師每

答宋杞縣九青

答陳宮諭芝臺

答莊撫臺星銘

答王司業琨華

答柴憲副延熹

答楊吳縣鳴九

答張戶部樂山

目次 畢

文遠集卷之三

目次

書牘

歸孝廉季思

姜仲文先生

王高苑孟夙

馮憲副元成

段黃門幻然

王弱生

馬君常

于景素先生

徐侍御季良

張業師異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徐侍御奕開

與江上友人

王弱生

張元長

聞子將

于中甫先生

于景素先生

沈雨若

繆當時

吳因之先生

目次

畢

文遠集卷之四

目次

書牘

李本寧先生

俞方伯如愚

虞德園先生

焦漪園太老師

鄒彥吉學憲

又

李本寧先生

范長倩

趙座師嶼翁

鄒彥吉學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陳眉公先生

孫民部鳳林

劉達生

目次畢

文遠集卷之五

目次

書牘

郡中諸先達

袁榮江先生

吳因之先生

伍寧方先生

毛侍御具茨

壬子鄉同年

里中同社

葉長洲慕同

萬吳縣拙菴

錢太史御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趙儕鶴先生

又

又

吳民部師每

張大同拂居

徐仲容

范長倩

王淑士

目次

畢

文遠集卷之六

目次

書牘

何儀部匪莪

韓兵憲鵬南

胡撫臺泰六

鄒南臯先生

范司理玉坡

王叅戎喬峰

某都閫

鄧虛舟先生

祁夷度先生

段黃門幻然

文遠集
趙座師嶼翁

又

目次

畢

文遠集卷之七

目次

書牘

房侍御海客

宋獻孺

毛修之

梁虞部大胸

吳仁和亦臨

婁子柔

茅止生

徐汝廉

鄭閑孟

石年伯楚陽

范選君質公

吳司理石袍

閻滑縣篤徵

毛學院孺初

祁夷度先生

目次

畢

文遠集卷之八

目次

書牘

陳年伯呆菴

萬吳縣拙菴

蘇中丞石水

又

趙座師嶼翁

徐中丞京咸

孫杭州鳳林

舒侍御泰庭

金通叅崑源

申太僕玄渚

梁虞部大胸

吳座師茲翁

張憲副心巖

熊經略芝岡

張中丞蓬玄

丘侍御毛伯

鄉同年年姪

目次

畢

文遠集卷之一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啓

答馬使君仲良

門下芬菲粲齒語嚼宮商錯落錦心文裁轡繡
夙擅扶風之譽來司函谷之津有酒如澗啓芳
尊於北海其門如市望聲價於西都群彥集而
牛耳同推片語成而雞林競購豈特吳中勝事

爭傳鄴下遺風如孟蠖屈有年鷓棲自適管嘗
邂逅實共班荆旣判浮沉羞懷短刺迺門下謬
廣同人之愛罔遺下士之求折簡相招自媿兼
葭之倚橐裝見貺復虛縞紵之頒似有遐心敢
孤明德但名書駢錫新添楊子一床兼金載膺
潤及長卿四壁耻青玉之未報惟白水以相期
倘叢桂小山尚牽客輿芙蓉秋渚猶戀行橈匪
祖帳之具陳或離棕之少展聊抒繭素仰答魚

箋

鄉會同年候趙座師淇翁

伏以皇州春暖憶寒谷之飛葭上苑花明思柔
條之灑露躋五雲而日近匪長風誰奮南池依
雙闕以纏聯豈繁星敢忘北斗用借赫蹏而抒
悵敢披丹臆以修誠恭惟老師門下虛危孕靈
垓埏儲瑞名高東魯擅文江筆海之波學富西
崑挾繪日挾天之藻彤庭獨對吐鳳字作銀鈎

之章玉陛臚宣喜 龍顏兆金甌之卜從此露
分仙掌蘸彩筆於詞頭抑嘗火借藜燃校秘書
千宵半三千首唱王孝先不媿科名十八登瀛
房玄齡終爲賢輔此皆粉榆濟美賁相望于近
聖之邦豈謂桃李成蹊共見收於掄材之會當
清時彌天而置網值師臺皎月以橫空相馬於
存亡滅沒之間千金以收駿骨賞劔於增鏹鐔
華之外一映可識龍文由此拔十之功每得無

雙之譽留都佳麗江山增大國之風王氣龍從
文物躋斯皇之盛非何劉肇生往代安觀玉葉
氷蟲疑陶章復起 熙朝再見雕龍刺虎聯蜚
者十八士已徵授鉢傳衣嗣起者復九人亦足
舉旗伐鼓如某等菰蘆細品樗櫟庸材雖蝸名
幸辱點頭乃龍門靳成燒尾當賢書初奏師臺
飾以青黃迨公車再迴國人嘲其玄白捫舌尚
在每效季子之揣摩拔旆貽羞敢忘孟明之拜

賜詎意扶搖繼奮幸此澠池奏功或步武清班
望花磚而仰止或觀摹列署依林樹以思棲杏
苑飄紅色借當年絳帳柳堤垂綠囊携舊日青
錢人傳玉笋蓼差共詫一庭之秀寧令墨莊蕪
穢忍忘不世之恩甫輟宴於櫻桃食芹知美緬
有懷其蒞藻酌水思源爰抒繭素之芟芟聊布
蟻忱之惘惘才非東箭豈梗楠杞梓之儔禮乏
南金鮮玉帛采章之實脯脰出於都養真成率

爾之供函丈布之席間可發莞然之笑伏望鑒
茲不腆賜以周行政事文章本合之而並美兵
農禮樂雖學焉而未優製錦難工何以補仲山
之袞鉛刀初割豈堪揮匠石之斤倘其建豎蔑
聞是謂仰孤隆遇萬一身名實玷尤爲貽辱門
牆方切戰兢願聞董誨至若朝多直道旣投畀
以掃南箕 帝眷儒宗將指日而還東觀恐漁
樵清夢漸聞長樂之鐘卽猿鶴移文不敵蒲輪

之詔某等萍分劔合雖聚散之難憑而杓指星
迴料瞻依之不遠倚春明而拭目佇夏月之好
音無任翹企遙戀之至

鄉試同門請吳座師茲翁

伏以皎月橫空曾照槐榆之影薰風入座仍披
桃李之蹊望子子之申驅恭陳絳帳覲溫溫于
函丈敬酌黃流共九頰以傲詞更三薰而布悃
恭惟老師門下連樊理秀英巨降祥吐白鳳于

繡腸雞林紙貴探赤虬于花管象罔珠還共謂
走筆如泉倒文江之駭浪詎意居官如水砥宦
海之狂瀾神觀幽閑與天際九峰並遠訟庭瀟
灑共雲間孤唳俱清壺冰在凝豈待文犀照渚
釜塵常滿寧誇廉石歸舟名動 天聰官聯冬
署將欲禪之大受聊復畀以諸艱維北闕東華
將入山公之啓而西崑南極適添海屋之籌忻
半百之何央佇八千而未艾某等夙承冶鑄幸

托甄收南國九人以三戰而始成後勁楚關八
士因雙距而謬托先登自媿楊游鵠立程門之
下有慙彭戴鳧趨張禹之堂雖束脞未修有弟
子不成都養而溪毛欲薦在野人思媚至尊乃
因麥隴之既移又值弧揆之初啓荷蕖出水爭
觀太乙真人蒲藻依風思覲萬年君子將申三
雅之勸覲陳二蓋之需伏聽鑿聲望舉帷而至
止有懷雀躍敬擁篲以將迎某等無任踴躍懇
祈之至

候胡撫臺奏六

伏以日暖掖垣聆鳳梧之餘響風清鈴閣式隼
旟之新輝維襦袴以驩歌知袞衣其涖止崇牙
旣建庇宇思歸恭惟老公祖臺下瀏水發祥臨
湘彙秀五采作彰施之色補袞 楓宸千章掄
杞梓之材提衡棘院入升 紫闥飛白簡以含
霜出擁絳紗淬青萍而耀雪績懋隆乎中外望

蔚重於巖廊實簡 帝心存膺 寵命念吳會
係賦財淵藪蜚輓攸資而 陪京乃豐鎬丕基
拊循庀賴維哀鳴之鴻雁旣叫呼澤中而薦食
之豺狼復彼猖塞外大農無計需儲餽於東南
赤子何辜罄髓膏於西北際此醫瘡剜肉奚堪
竭澤焚林但能塞其漏卮無充碩鼠之腹便可
沃彼焦釜免貽涸鮒之憂至若釁起邊陲或生
心於多事而賞懸幕府必受命於知方霸氣雖
沉詎乏水犀之甲風流日盛尚留金虎之精豈
徒戲下戟門介士時當訓練卽使江濬海澨勇
敢亦可招徠凡此錢穀兵戎總屬威靈統握百
惟振刷端仗風猷如某者藝本雕蟲人非潛豹
襪材豈稱乎華國緯恤頗善於憂天念我維桑
深荷帡幪之貺有懷投李先蒙瓊玖之頒敬遣
歸伴恭承介福抒芹曝而畢獻覺頌禱之無文
統望慈涵宥其狂率

候沈郡伯哀中

扶風晝永慶四民之二天渤海春深釀五風而
十雨軒鏡照穿墉之鼠玉壺映懸釜之魚澤洽
吳儂驩騰 帝里恭惟老公祖臺下滙靈越水
集秀當湖抒雲漢於胸中錦心映日吐虹蜺於
楮上彩筆于霄以東箭之標英作南宮之領衷
仕居水部有梅花官閣之風權涖荆關徬月夜
登樓之致無論木枕不作抑且廉石空歸就澹

辭濃爰借 留都之署量材擢地徼靈闔閭之
邦在敝郡以浮靡彫敝之餘民多殯首而使君
用清靜寧一之化治等烹鮮每勤閉閣之思蒲
鞭罰措雅慕焚香之告包圍風清春滿花開已
擅兩岐之頌秋來楓冷更傳五袴之謠即今日
令聞之無雙知他年治平之第一矣如某者迹
同匏繫心懋棠陰求下榻以無從聞口碑而志
喜欲鳴賀燕聊托歸鴻布幣有媿於承筐摘辭

未罄其善禱統祈慈宥曲賜汪涵

答各縣

月印琴堂撫雲和於單父花栽錦縣豔蔽芾於
河陽忻傳動地之碑驚覩披雲之札遙承尺鯉
佇想仙鳧恭惟臺下藝海含英詞峰挺秀詞霏
玉屑縱金石以成聲筆瀉銀濤濺珠璣於墜唾
幸借千常之杞梓來臨萬井之枌榆始爲有脚
之春陰陵變隩繼作隨車之雨枯藜含苞雀鼠

搥唇片言可當軒鏡蝸蠻鬪技清問以代僚九
歡騰五袴之謠名高剡薦瑞借兩岐之異譽藉
袞褒澤與溟海同深品視嵯峨更聳紫泥

游錫朱芾方來矣如某者丹鉛何補管蒯靡長
索米侏儒永作書倉之老蠹飲河筭斗寧稱學
海之人龍指雲樹於江南情依燕幕問星軺於
薊北信斷鴻書慙乏縞帶之將先辱瑤華之貺
固知潤沾九里無妨酌水之清尤願最報三年

益懋崇山之力民其康矣增戶口者八千 帝
用欽哉課循良爲第一爰憑緘素附候興居托
蘭草爲報章永懷如玉捧梅花之芳訊更謝兼
金益珍 社稷之身永迓岡陵之祐

公請劉館師是翁

伏以芸閣薪傳藜借真人之火蓬池水擊瀛開
帝子之洲敞玉署於西清經橫絳帳展瑤編於
東璧筵叩黃鐘式歌燕喜之章敬迓龍光之止

沼溪具薦山嶽遙攀恭惟老師閣下鼎呂崇墀
球琳瑞品丕承弓冶振奕葉之青箱頡頏墳簾
擅芝英之紫葢奮鷗溟於綺歲玉笋昂霄步虎
觀於明時金莖浥露徘徊中秘牙籤與緝軸俱
披偃息丘園青簡共綠沉紛案著述特其餘緒
卷舒妙合神功迓駕鑿坡則磚花照影揮毫螭
陛則帶草含香秘閣詞頭煥出一天黼藻橋門
胄監育成大地菁莪遂正宮端旋司禁籞維清

班之領袖曳履誰先實揆路之前茅鳴珂直上
瞻此袞衣赤舄何待旁求佇聽 丹詔黃麻豈
煩歷試孰知天地泰爲裁成之泰先以 帝王
師作蒙養之師秩晉寅清化成董帥仰憑陶鑄
點鈍鐵於青萍更藉鞭筆化駑駘爲駉駉務期
學焉可試肩大受於他年未許涉焉不精甘小
成於今日某等偶叨遴拔倖玷清華分珍飴於
大官滑稽因而告飽供筆札於少府博物可以

成書遙通桂殿仙真文移星斗漸近玉皇香案
筆裊爐烟循省踰涯竭蹙恐後豈徒燕巢文木
空啣上苑之花鼠嚙書倉僅索長安之米而已
茲筮得某月某日晷臨丹陸序屆朱明白日小
年寧忘玩愒之媿綠陰沉晝敢爭分寸之陰聊
陳脯臠之供爰正臯比之座先陳函丈祝純嘏
於萬年并列賓筵期旣醉之五福鼓鐘曼擊下
舞鶴兮瑤臺簪珮繽紛集飛鳧於瑤島倚南薰

而動操胥樂鈞天挹北斗以爲漿同霑化日際
此離離盛會式瞻嚳嚳來臨九頓摠衣三薰布
悃

答孟司成晉翁

恭惟老先生閣下嶽降鍾靈山暉獻瑞胸羅星
漢捧舜日以趨朝氣吐雲烟應商霖而濟世佇
花磚之赤舄名動金鑾啓芸閣之青藜光分玉
燭帝念辟雍在鎬人推樂育斯皇鼓篋如林鑄

黃鑿於爐鞴圓橋若堵錯白璧爲珪璋從此萬
傑千英咸就四科五教賢關之功偉矣已占絳
帳風清良弼之賚誰歟行見黃麻日麗某菰蘆
織品輪茵廢材濫華選於金馬之門蠅隨驥步
厠清班於銅龍之闕鶴附鶯枝情企高山願執
鞭於晏御夢迴弱水難擁權於班舟遠承梅訊
之頒益仞菲收之度肅衣莊誦隨十襲以珍藏
盥手抒衷謹三薰而報謝欲酬明誨媿素繭之

寂寥更薦荒詞伺文鱗之來往臨書負仄遙嚮
飯忱

請中堂朱老先生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

大學士到任啓

代

伏以 青宮峻秩班聯 黼座星辰紫閣巍階
身傍 袞衣日月忻逢 聖天子一代維新之
會適符 文皇帝七人共事之初詎遭際之偶
然想太平之可致恭惟老先生閣下彤墀射策

顯祖親賜品題望苑橫經 皇考躬承啓沃中
正如唐之敬則必能以一身而領輿羣龍嚴重
猶宋之勝非又可以片言而折衝胡馬欲調奮
鼎端仗墳篋茲者椒塗叶而甲觀將開預庀宮
孤之寄芸案陳而乙夜匪懈爰增閣學之員秩
豈虛懸官非徒備當此葭灰飛動又值嵩祝傳
呼臣主矢卷阿之音兄弟啓蓼蕭之燕遙聞嘒
嘒願瞻赤鳥於鑿坡快睹師師共拜黃麻於麟

閣敬飭堂饌祇候廉騶

請中堂孫老先生以兵部尚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到任啓

代

伏以樽俎成功借威嚴於內治燮調佐理資謀
斷于同心念 帝賚可作股肱喜人情尤賢夢
卜恭惟老先生閣下志切扶危撥亂學兼緯武
經文揮灑彤墀預定經綸之略優游秘閣養成
公輔之猷風度儼若九齡蚤膺 聖眷獻納宛

同祖禹每沃 宸聰遂以輿論之僉同統握兵
樞于密勿按宋室范文正富文忠之故事雖分
任以何嫌攷 先朝尹文和商文毅之署銜亦
詰戎以爲職當茲狼烟瀰塞宜儲頗牧於禁庭
卽有鷺振充盈尤藉韓彭於帷幄謹滄某日仰
思借箸肅聽鳴珂願示我於周行毋作甘醴濟
水益匡予所不逮常思駮浪同舟集六七人一
時師濟之休衍千萬年 有道靈長之脉

同榜公候趙座師嶼翁

伏以蕙帳春迴漸起花磚之色栢廬風暖徐分
槐閣之香驚歲序之游更合門牆而申候恭惟
老師閣下洪河滙秀岱嶽呈奇杼雲錦於天孫
之機七襄獨絢操月斧於巨靈之掌萬彙兼收
偶遭罔極之青蠅幻出無形之蒼狗而雪消睨
見張弧已釋其睽疑雲破月來推轂益隆於鼎
望祇緣八十齡金母遐逝捧檄無歡遂使廿五

年玉殿元英宣麻有待今居諸聿邁霜露再周
雖栢樵之慕如新而乾醴之期在邇王哀蓼莪
廢咏詩教空聞張禹絲竹成聲樂章漸讀從此
紫泥渙召豈徒春花秋實之間佇看赤舄升庸
定作舟楫鹽梅之寄某等夙叨甄植久曠樞承
萍梗相逢共遡百川之自驚駘並駕敢忘一顧
之功聊獻芹私用杼菀結尤望德音之董誨庶
幾誦法以周旋臨啓不勝翹戀之至

同榜公侯邵座師芝翁

伏以剪拂功深駑蹇與驂騮並駕沾濡德茂艾
蕭共蘭蕙分榮因蹠濟之成行遡淵源之所自
恭惟老師閣下挺生異人蔚爲名世龍蛇筆走
遙分紫袖之香星斗胸蟠遠映青藜之色人共
思其甄植天實假以機緣試劒於歐冶之墟風
胡論價伐材於鄧林之野匠石操斤從此蒼蠅
之飛可比能於歷塊并令斥鴳之躍亦借力於
搏風今聯袂天衢比肩王路若無田敦十年之
報豈非陸氏一莊之慚况猿鶴定盟久已著東
山之望而鸞鳳空集不能啣北闕之書是誰過
與良所媿也茲附郵筒之便聊申筮釜之供輶
褻奚辭曠踈莫贖臨啓不勝瞻望悚反之至

公請會試鄉同年

伏以桂籍星聯整秋風而並駕杏園雷動藉春
草以班荆適當延津合劒之期可無平原置酒

之樂茲者天迴紫極月麗青陽具有楚以成驪
借如澠而爲祝五百里賢人會聚皆 高皇帝
定鼎之鄉三千言禮樂敷陳適 新天子臨軒
之始敢陳筭箒預擬探春之遊有媿糠粃哆言
對花之召在懷珠者凌雲賦就知下幃之無餘
而輯玉者湛露恩沾恐還轅之有日倘良覲之
輕擲慮嗣晤之渺茫縱使果熟櫻桃可共醉曲
江池畔祗恐陌垂楊柳且銷魂灞水橋邊萬望
翩翩惠臨毋使盈盈空佇

答馮按臺鍾華

恭惟老公祖臺下紫電清霜並著金風玉露俱
流望重埋輪識豺狼之屏迹名高持斧知雀鼠
之潛踪以三吳積弛久敝之餘徼二天不競不
練之賜歷年需滯將披導於終朝列郡屯膏計
興除於浹日不佞孟載瞻芝宇頗挹蘭芬竊幸
簞首頰尾之民得遂巨壑長林之願而淫霖洳

沮斗粟踊騰旣鉞蠱之盡空恐芋菽之不飽如
做郡素稱繁沃內實尪羸逐末者每身富而家
貧力田者又公追而私迫凡解苛祛蠹平糴寬
徭惠此蒸黎免其溝壑想老公祖所亟爲究心
亦不佞輩所共爲傾耳者在書生固守咕嗶
而明問曲賜諮諏敢布芹藿之愚用代理華之
報伏惟電炤并望淵涵

又

恭惟老公祖臺下埋輪望著攬轡風清以做鄉
凋瘵之餘更積習玩弛之後而霜威振蕩里無
憑社之奸曦光照臨民鮮覆盆之嘆從茲狐鼠
屏迹遂覺鴻雁聊生至若賦歛重而萇楚興謠
歲事禋而米珠騰踊百凡安堵咸賴調停孟越
在京華實叨蔭覆正擬採萬民之輿誦合四郡
之口碑虔布恩私兼伸頌禱而寵以瑤札賚及
朱提徒有仰明月以興懷對高天而增跼耳臨

文選集
緘神溯皇恐主臣

答胡侍御小山

希孟嚮叨厦蔭未遂摳趨嗣叩臺堦末繇瞻仰
對清霜而思慄依暄日以知溫有願執鞭窒勞
入夢北者花驄攬轡繡衣採風吏弊民暑總歸
二天之內圻同甸服咸收四履之中無論博塞
鬪鷄與夫椎埋屠狗皆當革其獷悍薰就馴良
使仁騶載起於召南乳虎潛消於河北則魏博

億萬人之保障下可以填撫群吐而幽冀數千
里之金湯上可以鞏固京闕睠懷畿輔式賴長
城况此邊圉屢驚覆亡接踵而宴安類處堂之
象謀議沿築舍之謀端望嘉謨共匡廟算至若
召募勇敢調遣師徒遠以作山海之干陬近以
壯郊坰之翼衛此皆揅焚拯溺之計亦屬枕戈
投袂之時料憂國自有同心卽鄙言聊爲發覆
爾臨書唐突伏祈鑒原

答呂中丞渭陽

伏念希孟菰蘆匹士臃腫棄材倖借咕嗶之餘
閒贅列承明之清署當此國故恒擾邊情震驚
既不能僂力宣勞身備干阪之衛又不能分籌
借箸口抒杞漆之憂碌碌趨朝抱丹心而莫吐
悠悠玩日覺白晝之彌長卽雕蟲之可攻慮維
鶉之貽誚而况藜光半掩槐影空移蹶躄緇塵
徒挾襴衡之刺紛輶華轂時過李賀之軒并書

生之職業成虛將明主之栽培何報捫心浹汗
顧影興慙正願錫我周行眎其末路忽被德音
之貺兼辱明問之勤恭惟老父母臺下德蘊球
琳才兼楹棟去敝鄉歲月滋久覺孔邇之如新
計歷仕中外洊更滋大任之伊始斗山久著乎
北闕節鉞首借於西陲雖鎖鑰金湯知咸京之
鞏固迺徵發調遣因奴警而驛騷若使遼土未
復舊疆猶恐秦人不得安枕夫四履之外縱封

文遠集
疆各有攸司然一統之朝豈緩急迺能坐視况
諸塞有聯亘之勢未可以代庖越俎爲嫌而神
州有荆棘之憂自當以枕戈誓師爲急比聞臺
下受事以後累月之中惠威兼行恬熙並著甍
蓋懷死綏之氣介冑知挾纊之恩若鼓舞以不
世之奇功勸勉以有生之大義將見棄妻子如
脫屣赴湯火如樂郊鉦鼓喧天近以洗袁經臺
自焚之恥旌旗漫野遠以弔杜將軍血戰之魂
四海想望在此舉矣三秦子弟豈無心乎伏惟
臺下投袂興戎厲兵抹馬嚴將領之選重餼糧
之資使其含笑登塗啣枚就道毋使宣大督府
獨擅勤王之名亦勿使磁州過兵再見迢遙之
迹則勲播竹帛光照鼎彝豈獨雅歌投壺投石
超距稱鈴閣之美談作毬塲之壯觀而已聊陳
葑菲勉答瓊瑶幸恕踈狂賜之採聽

候李少司徒夢曰

恭惟老先生臺下品合珪璋材兼楹棟縱橫八
面恢乎電掣雲流鑠鑰一方允矣河清海宴豈
特寓內仰爲霖之望實令下走抱執鞭之思今
邊陲震驚轉輸匱乏乃輟蘇威度支之寄暨攝
劉晏江淮之司而欵乃謹訶舳艫啣尾鞭叱則
陽侯聳慙指戲而川后效靈遂使對壘嬰城者
免於羅雀掘鼠提兵制閩者不聞唱籌量沙行
伍每有春糧沙場猶爲楮飽伊誰賜也功不偉

與無奈人乏老謀天不厭禍清撫罔能恢復瀋
遼繼見淪亡米珠載入千艘半果腥羶之腹煮
玉將供萬竈反齎盜賊之糧靜言思惟良可惋
痛今 朝端雖勵枕戈之志而軍興難爲畫餅
之充搜刮閭閻既有剜肉醫瘡之苦飛輓塞上
又有涉險致遠之難誠欲卒飽而騎騰似待鬼
輸而神運然木牛流馬孔明濟祁山之師置弩
叩舷韓滉助渭橋之餉凡人力所可濟皆明公

所優爲咎鄩侯功在轉漕竟稱三傑之首而筦
子精于制用聿定一匡之勲彼則能提挈張韓
此亦能控衡高國惟錢穀兵戎之事判而盈縮
哀益之見分牧羊與嗟輿瓢堪嘆此旁觀之所
疚心而畏時未敢昌言也聊抒漆室之談仰報
瑤華之問

答熊經臺芝岡

恭惟老師臺下具方叔之壯猷並吉甫而爲憲

廟堂倚毗之切不啻心膂股肱邊陲仰賴之慙
何止金湯鏢鑰徵書再起遙聞羶毳心寒仗劔
重來想見旌旗色變咎樂羊之蒙誨 明主實
鑒其孤忠迨司馬之還朝兒童亦知其姓字雖
玉關烽火共羽檄以交騰賴銀漢旄頭借攬槍
而盡掃孟心懸凱奏耳聽饒歌渡玄菟而無繇
望黃龍之直搗欲尺組繫單于之頭媿非塞外
征人思片楮懾魯瞞之魂又非軍中記室但得

裴晉公功成淮蔡則刊碑願效昌黎果如寶車
騎績奏燕然豈勒銘敢辭班固更祈老謀動藏
天地神略闔闢陰陽群策群力自有兼收之術
可攻可守原無一定之形管其延壽急擊郵支
與趙營平坐制羌虜卽遲速覓絕而神略相符
是在當機確有主持而非耳食敢爲控揣也率
爾布復不盡裏言

侯房總河素中

伏以蒼玉浮河障百川而效順玄圭錫 帝驅
四瀆以朝宗勲名久著於撫綏懋績新昭於疏
淪恭惟師臺天挺偉人時推名世身冠立柱凜
霜氣於臺端驄轡巡方覽 皇靈於畿服吳宮
花草猶留蔽芾之思澤國山川尚載澄清之績
至牙璋旣建銷隱孽于苞桑隼旟斯臨奠群萌
于衽席凡西江之愛戴同南國之謳歌用借元
臣膺茲重寄將使餘皇啣尾載千箱以並輸必

蘄川后安瀾借一帆而飛渡何待宣房沉璧佇
望袞衣之歸若使涓水求璜行見安車之召作
中朝之砥柱文武憲邦爲明主之股肱勩定
國匪繫一人之祝實占萬口之同希孟夙荷品
題久依併覆當年桃李敢忘一顧之私此日粉
榆重沾九里之潤自師臺旌辭 帝闕久在長
天秋水之間而下走身傍親幃空有暮雲春樹
之想悵龍光之久隔并魚素之稀通苑積徒殷
曠踈莫贖茲因郵遽之便聊伸瞻候之忱九頓
攄詞三薰布悃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遠集卷之二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啟

答李民部生洲

關門叢集地則成羶使節來臨心常似水商旅
競歌來暮氓庶亦切皈依何誦聲甫達于燕吳
而誦書已生于洛蜀青蠅點點遂叢惹茲之讒
綠水悠悠遽撤蓮花之幕今旣挈圖書以還舊

里仍復分酒貲而惠故人我本寒蟬竊飲高秋
之墜露君亦涸鮒迺爲陸地之响濡雀報無期
魚箋聊覆

答陳無聲同年

昔年都下聊聚萍蹤一自歸來遂分帶水雖椒
蘭徒相悅慕而蒹葭終隔淼茫今不孝怙恃興
哀已抱中路嬰兒之痛而年兄匍匐在念彌敦
他鄉兄弟之情不獨酌明水以酬泉臺抑且裁

縟詞而慰草土生芻如玉足爲玄壤之榮明德
維馨豈羨素車之客晨風凜冽捧尺幅以生溫
夜月淒其庶兩心之共照捉筆滋感觸緒難陳

答鄰縣送年

物候更新幸迴春之有脚廬居岑寂傷愛日之
無年忽承鼎祝之頒遙占泰來之慶恭遇老父
母學擅名家材稱獨步繡腸五色共溟渤以揚
瀾綵筆千尋竝華嵩而插漢爰借函牛之器聿

開馴雉之祥心照水壺常對一簾秋水恩敷芾
野平分萬戶春光在海邦旣欣戴于二天并吳
儂亦潤沾于九里暫駐還朝之赤舄祇爲頰
尾魴魚有懷授粲于緇衣念我投林病鶴自嘆
山中無曆要松栢以共歲寒忽聞天上啣書借
桺梅而傳春信從此冰困漸暖可分玉瑄之和
其奈土室餘生莫遂瓊瑤之報荒槭鳴謝苑結
難酬

答鄰縣送端節

葵心獨映借榴火以抒丹棠蔭方濃對桑陰而
沃綠正欲撫時而獻頌乃承屈序以隆施恭惟
老父母學擅鸞龍材兼繡虎倒文江之駭浪走
筆如泉砥宦海之狂瀾居官似水豈徒鳴琴所
被花滿千郊凡茲擊柝相聞潤沾九里際此朱
明之節遙瞻赤芾之階媿一芹之莫伸乃雙南
之駢錫情均贈縞徒托獻紵于清風寵溢投桃

文選集
三
祇付報瓊于明月欲鳴賀燕聊囑歸鴻若言稱
兕公堂恐揚舫之未果或俟飛鳧郡閣當望氣
以相迎

答南畿主考送試錄

豐鎬掄材既極人間之選蓬瀛念舊復傳天上
之書操月斧于鄧林楸楠共採散春曦于寒谷
瓊玖先投展卷迴環開械鄭重恭惟台臺名重
禁林功深講幄口含鷄舌常分御座之香身

冠鸞班時睹天顏之喜不特書陳玉案爭誇
稽古餘榮抑將名貯金甌快睹匡時素略茲以
作賓重寄爰推重望詞臣特簡傳來已見旌
幢映日翹車開處便知駮駟嘶風能將海舶山
置直入探奇之窟遂令寸珠尺璧來爲几席之
珍卽榜首久著于文壇知群才多協于民譽烏
衣與白屋並進窺立賢之無方春蘭共秋菊爭
榮識栽培之有主此時瑤簪玉笋森森掩映門

方選集
四
牆他年玉陛金閨濟濟親承衣鉢如某者道與
時違言從身隱三年土室常懷風鶴之驚雙鞮
柴扉祇締海鷗之社清華舊署已同鴈過長空
雲霄貴遊寧復鶯鳴上苑但有樵夫牧豎時惠
寒暄豈知薇宿台垣遠勤訊問既借賢書而修
故事復裁芳訊以慰陳人豈其臘破春迴先寄
梅花之信敢言否極泰至欲飛葭管之灰敬十
襲以珍藏并三薰而報謝

答門人羅當世

文章締合敢言桃李成蹊道義論交更喜芝蘭
入室幸暗中摸索不謬覺 明時籲俊有光茲
惟當世道丈奕世清芬傳家素範生繇賢父本
爲渥水龍媒名在鄉書久矣鹽車驥伏因朱衣
之暗點致青眼之相逢君固自天祐之余亦何
力之有惟崕嶠幸植松栢而堰瀦偶伏蛟龍遂
召福過之灾游罹意外之咎正恐仰累知已何

當遠惠德音懷棘人于故園赫蹠累幅酌先靈
于隔世炙絮盈筐德莫厚焉心乎愛矣念不孝
方以褫輦而抱榮啓期之病乃門下正以晝繡
而承老萊子之歡何忻戚之懸殊顧悼恤之恐
後其爲隆誼宜埒古人顧恨余忠孝之兩乖每
願人臣子之交盡雖素聞庭訓時懷 累朝再
世之恩而瞻戀親闈毋忘一日三公之念此不
佞所爲縞紵莫報芹曝爲伸者也哀亂攻中縷

悰詎罄

答門人張民部子襄

杏苑初開驚遇暗中之鮑謝蘭心作合忻逢世
外之羊求交因久則彌深道以窮而愈固旣托
歲寒之松栢每傳春信于梅花恭惟蒼巖民部
執事學本家承材絲天植繡腸五色共河洛以
揚爛絲筆千尋竝崧高而插漢養黃芽於九轉
之後拔宅何難燒赤尾於三耀之餘點晴斯易

湛盧貫斗豈須價重風胡驟駢嘶風何待群空
伯樂一自服官之始遂稱司計之良掇斑管而
握牙籌仰佐大農之匱借米壺以平玉尺常聞
行旅之謠惟衆蟻附羶吏道更淆於濁渭獨孤
蟬吸露臣心堪映於清源今拂袖還朝借琴
書而彌跨鶴乃緘題懷舊裁編紵以付賓鴻君
實中心貺之余則顏何厚矣痛緇衣雖寄安能
與萊衣而並更幸墨莊未蕪更得與陸莊而載

啓向在風鶴弓蛇之際惟恐累林木池魚茲當
驚猿駭鹿之餘敢自慶野花唬鳥惟願新主
開堯舜之治使遺民得高枕無憂諸公踐夔龍
之班并陳人亦彈冠相慰從此蓬蒿三徑常分
桃李之暉豈特燦爛雙南時拜瓊瑤之賜而已
再答本房諸子

三生結契鬪玉筵于瑤墀千里同心寄金蘭于
牙管當赤虬之吐霧猶念冷蹄值黃鵠之翀霄

還思伏卵感君施厚顧我懷慙恭惟諸丈共稟
河岳之英來作邦家之瑞榎楠異種總爲千尺
飛檀鏞磬殊音咸入九成仙呂豈意驪珠孕秀
微賞譽于鮫人敢言藍瑩潛暉借品題于和氏
爰登法席用薦 清朝漁獵寶山祇賴 皇紘

帝網採樵桂苑寧操月斧風斤當懸書于

國門已重三都之價迨服官于仕路爭誇八面
之才對粉署之多閑每熱清香于午夜入羶途

而易染獨飲墜露于高秋昔年豺虎之縱橫賴
絃歌以解困阨今茲麟鳳之邁會藉筭筵而啓
山林慶吾道之不孤絳幃動色更知己之予恥
寒谷生暉寧如彭宣戴崇徒周旋乎張禹真若
玄齡如晦足羽翼乎王通自揣何人獲茲勝友
至於歲時問訊每割桂玉之需使命頻煩莫副
瓊瑤之報豈投環之雀共陽鳥以無諼迺束修
之羊對懸貍而滋媿矣晤對匪遙裁械莫罄

答門人楊民部引能

言念仁丈秀濯錦江胸吞巫峽擅相如作賦之
手何須狗監傳名抱子昂變雅之才豈待胡琴
增價自喜暗中摸索識劍氣於斗牛之間漫誇
靜裏摩娑得驥子於牝牡之外爰成道契遂締
心知把酒論文振遺音於八代披襟言志尋尚
友於千秋豈陰陽人道之環攻致勝會良朋之
遽散絳幃月冷寧許彭宣絲竹之歡帶草霜凝

共感王哀蓼莪之痛昨者偶因于役展我荒廬
重修孺子之生芻來臨夏甫之土室值涼秋之
風雨正宜話向西窻嘆曠野之悽其寧有樽開
北海愔愔累夕感襍被以相從旦旦申言恨征
橈之不待從此迹分河漢詎知運轉滄桑杲杲
赫曦重揭中天氣象濛濛宿霧翻成震旦光華
夔龍登儀舞之班公等事也麋鹿入樊籠之囿
余何心焉或挽或推在諸君恐有小山之戀且

驚且懼惟不佞深媿草堂之移 紫禁聞鐘孰
似黑甜紅日赤塵載陌何如碧水丹丘問脂轄
以難期因考槃之未寤雖裝成資斧千里可助
奚囊而塵滿圖書一肩尚無行色姑俟玉琯將
更之會或是金臺把晤之時駢貺祇登薄縑非
報

答鄉同年管探花

恭惟老年丈閣下夙標龍腹之譽哀先虎榜之

英惟 聖主當陽闢八紘於賢路故真才應運
粲五色於毫端陳禮樂三千奪方正賢良之
上座條對太平十二皆兵農財賦之宏猷 拔
自 睿裁喜獲連牛異寶 鑒其微漏原非妄
豕承訛咎 成祖臨軒而榜首之名親從 改
定 世宗發策而進呈諸卷槩 賜品題足供
儒臣之美譚允爲 熙朝之盛事然未有千秋
知遇一筆相成遂以 天文雲漢之章加于日

暖龍蛇之字如茲 寵遇倍極光華其嚮附賢
書自托蘭芬之譜今聞 臚唱如分棣萼之榮
幸清時不棄陳人使孤踪復還舊署徘徊鈴索
共聽現睨和鳴步武花磚敢曰糠粃前導未申
燕賀先拜鴻書媿藉手之不恭或班荆之匪遠
臨緘臆結矯首神馳

管君 廷對卷成字少一筆
御筆補之亦異數也

答曹撫臺薇垣

恭惟老公祖臺下風清筦鑰望重藩屏當齊魯
纍起潢池并中原禍深沸鼎迺萑苻與買犢之
志而井里免牂羊之憂一方旣藉以救寧 九
重亦紓其宵旰希孟偶因假道式觀壯猶雖未
遂夫樞趨實有懷於仰止瀕年憂患伏處丘園
方林木之將延更梓桑之是慮食毛嘗苦於旱
澇敲骨轉困於誅求欲寬大農仰屋之嗟寧知
窮簷懸磬之苦至若武事儉而緩急莫備水利

廢而瀦洩無時法度則弛而不張土風則華而
無實碩鼠借公帑爲谿壑翼虎倚逆燄以咆哮
不有王端毅釐革之規與夫海忠介激揚之法
恐沃壤漸淪于疍瘁而干城難保其腹心幸
豐鎬實厯 帝衷且轉輸仰禪 國計遂以
邦家之楹柱來作吳會之金湯隼旟麾而壁壘
旌旗胥變鑾聲止則山川草木交輝孟初赴徵
書暫離故國未伸兕觥之敬先承魚素之蔭再
拜披緘三薰布謝當遣赫蹏而伸候更攄芹曝
以鳴懷

答曹撫臺送端節

節屆朱明人依翠樾阜財解愠在 聖天子方
揮五弦之風滌煩祛苛惟老公祖堪作萬間之
厦望蓮花之慕企想冰壺舉蒲葉之觴忽霏瓊
屑承筐隆沃分俸頻煩自媿戴德吳儂罔放投
珠之雀從此論文燕市無須換酒之龜伏願以

道節宣順時珍重民方病暘常留露澤于堂陰
俗競趨炎猶藉霜稜于柏府莫酬腆貺聊貢卮

言

答曹撫臺求神道碑

恭惟老公祖臺下忠貞性植節孝家傳比讀琬
琰之昭垂始信芝醴之源本世德紀載本史氏
所宜恪供愛戴推崇尤部民樂爲執役即臨文
自媿而授簡何辭但因 國事孔殷胡塵方熾

卽帷幄無容於借箸而呬唔有媿於濡毫容少
需之不敢負也至若英霍定亂之績宿松勦捕
之勲惟其備豫撤桑所以功成曲突宜書偉伐
以勒景鐘然口碑已崇于峴山而蕪詞更媿于
班史惟 國家永賴干城之障而蒸黎共叨夏
屋之休耳

迎曹撫臺赴 召入都

恭惟老公祖臺下嵩嶽降神河洛滙秀以五百

年之名世作數千里之福星當烽燧告急之時
又繭絲垂盡之會而提戈振旅如越石之起舞
於中宵聚艘輸糧豈道濟之唱籌於水次旣軍
國之攸濟又簷蔀之熙恬頰尾無竭澤之嗟殯
首有采思之適口碑載道輿頌方新乃南服正
藉股肱而北門復資鎖鑰周家方召固文經武
緯之咸宜宋室范韓亦外攘內安之胥賴今者
將乘驛遽遄赴 闕庭拜手颺言可寬 九重

宵旰之慮班荆促膝并抒三年飢渴之懷第臥
轍攀轅未遂牽衣之戀惟抒毫吮墨共鐫墮淚
之碑耳喜聞 新命恐矢瞻依雖忭賀之方殷
實笑啼之未敢聊將蟻悃用答鴻箋

答江西按院范玉坡

恭惟年翁望重埋輪名高持斧紫電清霜並著
金風玉露俱流倚匡岫之峻嶺振揚名教借文
江之蕩漾洗滌汗流某越在京華時聞英采正

擬採鄉紳之輿誦兼遐邇之口碑特訪郵筒聊
申頌禱而寵以瑤札賚及酒貲把盞何自論心
披緘祗增搔首當此啼鳥入夜旅鴈先秋惟有
仰明月以興懷企遙天而悵結耳臨書欲溯報
賜徒慙

答薊遼總督張石林

伏以雲塞霜飛高拄倚天之劔茸城春暖喧騰
動地之碑鈴閣已著其新猷襜褕益懷夫舊祉

恭惟老公祖臺下清源滙秀岱嶽鍾靈電掣雲
流到處手傳霹靂風行日暄從來脚轉陽春五
馬至而三泐交澄一鶴隨而九峰競爽是當左
道煽惑之際亦值訛言蠢動之時而曲突得免
於焦頭絕薪無憂乎沸鼎豈特一方救定兼令
三吳宴恬伊誰功歟何敢諉也比別歷之既久
致聲價之愈隆維 當宁軫念金湯而巖邊首
界鎖鑰羽書交至時勤頗牧之思 旰食無憂

幸遇范韓之亞值熊羆之當道當令胡馬宵奔
如虎豹之在山豈特天狼夜伏若藁街盡馘其
當戶須張九伐之威倘解辯欲致其名王更講
三表之策凡諸偉略全憑壯猷如某者提槩靡
長請纓無計出黨錮之籍猶隨儀舞于鵷班遇
恬熙之朝快睹勲名于麟閣况咎年棠陰勿
剪何啻芘及萬間在鄰封柝擊相聞自謂潤沾
九里方圖燕賀翻被鴻書悵登企難及于龍門
賴迴翔可通于魚腹欲塵記室更覓郵筒

答湖廣按院宋青霞

恭惟年翁譽高東國聲著西臺攬轡而江漢澄
清乘驄則衡嶽震聳凡在中外共懾威稜自嘆
濶踪時勤仰止悵趨朝之稍緩思晤對以無
繇昨者甫踐鴈行便承魚素如挹春風于末座
更分暖律于寒灰披捧之餘感酬莫罄方茲
聖神在御氣象更新共夙夜之靡遑圖振刷而

文選集
恐後年翁素抱貫日之志兼膺代天之權欲
挽吏治民晷更剔奸囹弊藪施霹靂之手而狐
鼠潛踪揚繡斧之威則豺狼削迹緬懷重寄無
負簡書不特臨軒所厚期抑亦同籍所私祝
也瓊瑤莫報芹曝爲將

答順天撫院岳石梁

伏以鎖鑰金城暢皇靈于專閫指麾玉壘揚
敵愾于元戎欲宵旰紆一人之憂賴文武作

萬邦之憲西陲永奠北闕遥瞻恭惟臺下學
本家傳忠繇世篤前茅後勁綴珠樹之三英提
萬攀安挺荆花之獨秀闔歷徧中外藩屏保障
咸宜聲價滿寰區緩急安危共仗睠此孤城斗
絕當年藏宿將勁兵迄今大漠烟生堪嘆多老
師羸卒欲令氣傳金柝成臨淮之壁壘旌旗何
繇膽落壇裘賴孔明之綸巾羽扇旄頭夜隕佇
看前星熠燿之年凱奏朝馳拭遇群辟澄清

之會羽書雖赤白交至終憑寒外班生廟議每
蒼黃莫支全恃軍中范老果能靜龍沙而驅虜
帳何難開麟閣以待元功佇充衣之式歸看燕
然之再勒某韜鈴未學鉛槧何禪簪筆彤墀竊
聞 聖主拊髀之嘆攤書藜閣每懷咎人折衝
之勲自媿文苑雕蟲豈堪曳名王而歸 帝闕
終信危疆臥虎必能倚長劔以定天山久欲附
意于郵筒迺辱垂情于芳訊此時青鸞授簡胡
笳寄夜月之思它年赤鳥還 朝鉦鼓作澗風
之誦敬摛毫而有待更翹踵以相期

答總河李燦巖

恭惟老公祖臺下名世共推完人夙挺稟河嶽
英靈之氣作邦家楹棟之材飽歷冰霜養就喬
柯偉幹猛加爐鞴融成鑛鍊純鋼正宜領袖百
僚豈止提衡羣服今宣房底績川后安瀾赤鳥
來歸便可身居元宰玄圭旣錫豈徒位正司空

某仰止有年樞承無路向遭鈞黨之禍敢言夔
蛇相憐今值師濟之朝又恨麟鳳未萃每承箋
素如對丰儀欲縮地以相從關山間阻幸各天
之匪隔聲氣遙同縞帶未酬赫蹠先報

答磁州道李涵醇

不肖與似君共集蓬池素敦蘭臭旣以通家蟬
聯之誼素景前修又以逆黨虎口之餘遙憐同
病昨者道經賜履之地幸徼投轄之歡綺座方

張覩飛雪之盈斗鋒車將駕戀美酒之如澠遂
款昵以深談因留連而惜別嗣還舊署復從驥
子于鸞班快覩新除未遣鴻書爲燕賀迺辱瑤
華之寄兼分桂玉之需益佩隆情永懷明德方
今文武爲憲正藉典刑若論中外多虞尤資別
歷出則提衡岳牧入則領袖簪紳兩世相承共
羨後先濟美 四朝遺老誰知膂力方剛在黃
髮未見皤皤而赤鳥漸登几几非今日諛詞頌

五選集
禱實它年信史明徵也聊佐解頤奉酬來雅

答湖廣撫院洪學海

恭惟台臺望著埋輪風清仗鉞挽漢川以作南
國之紀擁衡嶽而拱北極之尊岳牧皈依藩屏
攸奠行將入正樞銓之席豈徒坐擁控制之權
孟欽矚有年投愧無自每見同人之問訊遙知
往事之相憐恨乏書郵未伸積愆何瑤華之忽
至更編紵以寄將縮兩地于寸函心乎愛矣惠

雙南于千里何以報之削牘馳神因風寄謝

答同年劉孝廉無似

瑤箋遐被鼎臆兼施何詞采之爭妍更情文之
交渥鸛裘未換分縞帶以相詒鴟化雺時念嚶
鳴而求友泰運當連茹之會我獨傷君之暗投
同人得于野之占君乃爲我而勸駕值此 聖
明在宥更逢碩彥盈朝東觀橫經豈敢忘其芹
曝北窻高枕猶繫念於松風姑俟煇暑旣徂新

涼初煽霜凝玉露在知已興念于伊人帆掛金
風或王程勉敦夫于役然一肩行李猶恐猿鶴
之留連千里遐征更待魚鴻之確訂耳雙金祇
拜一絲侑緘

答茶馬梁震寰

恭惟年翁攬轡關隴乘驄梁益凡在中外共懾
威稜自嘆闊棕時勤仰止悵趨朝之稍緩思晤
對以無期昨者甫踐鷺行便承魚素如挹春風

于末座更分暖律于寒灰披捧之餘感酬莫罄
惟願酪奴無壅雲錦成群欲紓 聖明西顧之
憂稍留我公東歸之駕雲樹在望芹曝爲將

答門人張子襄

循資量轉祇緣載筆之勞崙信遠來有愧彈冠
之慶自笑一官如蟻不于難前何當千里征鴻
慇懃卻寄綺出錦江之製樽爲藍瑩之珍更貺
兼金助其清俸心乎愛矣何日忘之第澤雉遊

焚神雖王而弗善，鼯鼠滿腹，鼯本狹而易盈，歸
夢方濃，宦情殊淡，本欲紉蓉帶而裁蕙帶，酌村
醕而醉耶筒。若夫黼黻昭一代之華，追琢表四
方之範，計階則麗台垣於直北，品德則並鏐鏐
於雙南，永藉高賢增輝，吾道今瓊瑤莫報，縞紵
難爾，惟有借清風以揚徽，托素械以抒臆，耳努
力明德，時惠好音。

答某司理

恭惟翁臺望峙千尋，材堪八面，宜借瑰品入麟
遊之籟，乃以李宮探隼擊之權，秉讞而露灑霜
凝，持衡則雲披月皎，豈特穿嘴雀鼠爭買，犢以
歸耕，并其當路豺狼共鳴，鳩而布氣，皂囊屢騰
剡薦，丹青且降，徵書某樸，款無長丹鉛，自守出
驚魂於湯火之後，執簡編摩，尋舊學於咕嗶之
餘，橫經啓沃，媿涓塵之莫補，徒跼踖以懷慙，而
翁臺時加注，存曲爲獎，飾採江干之殘芷，漫稱

蘭蒞同馨斲爨下之孤桐引作宮商合調雖推
許之過當豈菲薄之自甘惟有隨力攄忠待時
圖報更望台翁早登華要并使不肖得憫孤悰
常懷伐木之求佇俟在陰之和每勤搔首莫罄
彈冠

鄉同年公致趙世兄

老師旣神遊道山不肖輩亦心馳蒿里而山川
負隔官守繫維無論磨鏡之情未申於知己并

炙絮之禮尚闕於下泉積譴何辭擢髮難數但
以清朝贈卹有待致幽宮窀穸無期恐旌帛
之難題并些詞而未奏今榮哀斯備塋壤將
封執紼未能束芻將意共設位而再拜更泚筆
以陳言不知雪涕之何從自恨茹德而莫報至
老師母撫時寂寞念徃凄其雖蘭玉盈庭已衍
簪紳于三世而松筠自老轉傷眉案于當年惟
祝海屋之無涯庶睹槐堂之再闢耳不腆布候

并望叱登

答南光祿劉蒼柱

拔茅初啓名賢暫滯乎周南推轂攸同宿望常
懸乎斗北維棟華之方茂久附金昆乃蘭籍之
見收宛然石友攀隨自幸循省知慙恭惟老年
丈臺下才類錦波新漲心同峩雪初晴著仕分
符鶴韻與琴聲並遠稔銓典選冰壺共玉尺相
看徐勉今宵正可嘲風弄月山公啓事何須插

棘編籬偶借屏翰于雄藩旋召名卿于留署身
依豐鎬望紫氣于鐘山念切羨墻訴丹衷于
原廟乃推孔懷之異姓復尋于野之同人燦爛
赫蹠托鶯聲于睨睨慙慙蘭素敦燕羽之差池
何當折節下交真類孔禰忘年之契至若披衷
相示祇爲田姜共氣之歡寧獨驚慙彌深欽慕
今當五位求才之會亦值八荒未輯之時豈
宜坐鎮優游主二水三山之社正需宣猷錯采

領九官四岳之班 徵書應在目前趨駕無容
濡滯使君家長枕大被無復對床風雨之思并
吾輩尊酒論文共和春草池塘之句率爾奉報
不腆侑緘

答張侍御玉林

恭惟老父母臺下懸魚著績驄馬騰聲春滿花
封溥一天之湛露秋生柏府蜚九月之清霜昔
年惠被吳儂此際匡扶世宙某久居聖室未遂

握衣今奉徵書尚遲脂轄以兒子曾奉鱣堂之
教感神君不忘烏屋之推豈徒啣結在心更幸
瞻依有日過承芳訊遠促征人先附郵筒仰酬
明德俟黍谷葭飛之候或金臺劍合之時千里
馳神三薰布悃

答白中丞惠風

恭惟年翁德蘊球琳才兼楹棟斗山久著乎北
闕牙旌首借乎西陲威愛兼行恬熙並奏堯

懷死綏之氣介胄知挾纊之恩將見蹈湯火如
樂郊棄妻子如脫屣勲垂竹帛光照鼎彝計日
俟之刻券可也聊陳葑菲勉答瓊瑶幸恕疎狂
賜之采聽

答吳大叅師每

老年翁胸羅象緯筆絢雲襄抒有用之文章釀
無窮之經濟可使陰何庾鮑遜其才猷亦令尹
趙龔黃謝其藻飾比經摧抑益懋聲華今棲遲

澧沚之間徘徊蒨蘭之畔行見賈生賦鵬還叅
宣室之夜談寧同屈子騎鯨終懷天閭之莫問
六月斃息豈枳棘終滯鸞凰一歲屢遷佇長風
自騰鷹隼升作朝家之柱礎遙貽同藉之光輝
第其碌碌清班依依 講幄平時踰趨 香案

旣媿匡鼎之解頤昨歲烽火甘泉未效班生之
投筆處囊罔見索米堪羞今將辭宮槐院柳之
陰尋春韭秋蓴之樂矣遠承芳訊并謝嘉施尚

文遠集
圖便郵以答來雅

答宋杞縣九青

台丈品譽無雙既見推於榆社循良第一又久
著於花封便當冰鏡懸空何待鋒車促召聞國
人之曰可皆公道之見知不肖好比緇衣心旌
白水恨說項自慙咏短卽御李有愧鞭長第數
年蘭茝之芳自托臭味而它年林樾之蔭更藉
婆娑墨墨此衷殷殷若渴率爾奉報未悉縷懷

答陳宮諭芝臺

恭惟翁臺望重金閨名高玉鉉北闕敷陳禮樂
可兼時務于賈鼂西廳獨擅文章早締同心于
韓范著作爲承明之冠螭文共瓊玖紛披旁求
入簡在之衷魚水應琉璃首貯惟六符之有
待知三接之非遙某誼人枌榆情均蘭茝緬懷
世德曾蒙獎借于太丘幸比芳踪每竊聲光于
驚座憶芹沼垂衿之日願附青雲迨花磚接武

之年重要白首方茲 聖心攸注時彥交推何
以津鄉之過家乃耽涑水之獨樂舉朝共爲悵
惋同志更切徬徨稍俟清秋幸俶琴書而就道
暫辭白社且專霖雨以匡時臨楮不勝瞻望之
至

答莊撫臺星銘

伏念敝鄉外負殷繁之名內有耗虛之實食毛
嘗苦於旱澇敲骨轉困於誅求聞今歲巨浸稽

天致笈黎呼號動地若監門之圖未繪恐石壕
之吏頻呼欲寬大農仰屋之嗟寧知窮簷縣磬
之苦至若儲餼虛而緩急莫恃水利涸而蓄洩
無時不有王端毅釐革之規與夫海忠介振刷
之法恐沃壤漸淪於疴瘁而干城難保其腹心
幸豐鎬實厯 帝衷且轉輸仰禪國計遂以邦
家之楹棟來作吳會之金湯某久滯京華遠離
故國未伸兕觥之敬先承魚素之將再拜披械

三薰布謝當遣赫蹏而申候更杼芹曝以鳴懷
答少司成王琨華

老先生以金馬碧雞之仙當錦京辟廡之任聲
華日懋峻陟非遙行見赤芾趨朝豈使白門淹
駕若不肖旣已身違北闕寧復徑借東山幽竹
晴窓待人久矣蓬池留署尚少需之姑借東觀
之餘輝聊攝西清之故事使弟得還家憇止徐
問行藏仰庇春雲忻依夏屋役旋先報尚圖嗣

陳

答揚州道柴延熹

恭惟老父母筆燦千花才雄八面隣壤曾沾河
潤謳思未替花陰碌碌長安頻相迎于馬首盈
盈江水迺悵隔于鷗灘正念伊人迺承來問折
梅授使偶逢官閣揚州納紵相酬有愧吳門季
子念歸舟之旣促縮地無從維明德之在心泝
泐有待短箋申報小刻備函

文選集
三
答楊吳縣鳴九

恭惟老父母臺下生自西蜀楊馬之鄉來應東
吳卓魯之任蘸筆於浣花溪畔何難蔽芾花封
洗心在濯錦江邊自合裁工錦製聞梁谿口碑
雷動茲吳宮福曜星移問怙恃於隣家嬉笑共
悲啼而並奏借恩波於隔岬來蘇與後后而相
呼共傳已試之新硯佇望重調之化瑟如某者
初叨帡覆未遂樞趨昨歲一葉扁舟遙相聞問

今茲十行瑤札更荷勤倦惟望萬屋春溫因歲
功而改布一簾秋水同澤國以俱澄若神君之
膏澤普霑將直道之謳吟不爽在海宇德郵易
徧况石城鄉信非遙先布輿情仰酬明德臨啓
不勝祈戴

答清江板閘張戶部樂山

重陰方沍氣動飛葭短晷將移光搖漆線 國
有彌長之慶人增純嘏之休恭惟門下蒼山滙

秀氣本融和昆水儲精才兼長裕居版曹以舒
仰屋借牙膚以代量沙當至日閉關之候念周
天轉轂之初吹律氣於同聲情均比竹散冬暄
於冷署誼若分醪維杖火之生輝并滌冰而借
潤口占布謝筆戲非工

文遠集卷之二

終

文遠集卷之三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歸季思

甲辰

不肖髮未燥卽能誦季思先生制舉義願爲執
鞭者十餘年於此矣但聞之道路謂季思有遺
世獨往之志五濁中無可得當季思者卽季思
亦不求得當也自揣何人而可以溷左右故每

至鹿城輒次且不前昨歲解后虎阜見季思温
然可親便欲就季思共語而賓朋還集卒卒言
別嘉平之月惠然顧我淹留信宿大快平生恨
不肖腹空如瓠心暗如漆不足與季思上下其
議論而季思不我鄙遺雖欬逆咯血猶娓娓酬
答不少休似不肖之有當於季思也憶管數年
前滿腦肥腸驤眉昂首謂天下事無不可爲者
而屢戰屢蹶躑躅諸生間才力綿弱於此可見

矣遂欲披髮入山效古人刺股穿膝之事以輔
其材之所不逮而內爲家貧所累則驅而營資
斧之需外爲友朋所牽則驅而入拍浮之侶其
自徵逐應酬以外僅能打疊精神以從事時義
而古人之書度置僻間者多矣況有進于此者
惟是葱嶺之教似有夙因每聞古先生言卽不
甚解亦爲之樂而忘倦妄意他日出頭一着庶
幾在此去歲荷蒙引掖教我以不及稍覺心中

隱躍得未曾有而季思別去後又不免悠悠忽忽未能隨時採取蓋不肖原是未發心人無足怪者第念孔子生平不立一些道學榜樣惟拳拳以用世爲急豈不知堯舜事業如太空一點蓋願力至此方大體用至此始全耳至如曾點放論夫子喟然總非本來心事若論洙泗間大血脈則行藏二語大略盡之矣不肖交道未廣不能徧識當世之名公長者如吾儕中一派才

情意氣之士政如朝槿非不燁然頃刻萎落竟成何事識見志趣如季思正當崢嶸宇內爲從來有體無用之徒洗此夙垢而不肖從眉睫間窺見季思一班似有雅薄世故之心則非不肖所望于季思也季思之言曰吾病甚不能偕計吏耳然病從何處來豈非卻動求靜胸膈之火鬱而不得伸日復一日以至此耶因病製藥因藥發病去病病易去藥病難自管學道之人爲

耽毒所中者十七八矣不然天下豈有年甫及
強內絕帷房之好外無沈湎之癖無雕心鏤骨
之事以竭其神無奔馳勞攘之累以疲其形而
一病數年不痊者未之前聞也修雅禪師法華
歌中有曰我管心猿未調伏常將金鎖虛拘束
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無物爲牽牯陳新會亦
有言曰治心之學不可把捉太緊失了元初體
段愈尋道理不出新會之說料季思咀嚼已久

更取雅公語和合而煎服之然後導之以參芪
輔之以飲食如此數月而不霍然良已者無有
是處以不肖望季思正不堪作奴然季思旣似
有昌陽之嗜不肖何敢不竭其芹曝之獻又恐
覲面時有商確不盡故托之子墨以盡其愚

姜仲文先生

巳酉

來歲讀書之計先生過采葑菲終始弗替不肖
何人能不啣感但不肖自揣政如號嘍小兒不

能自語而教他人語又如跛蹶老農不能自藝而代他人藝豈特自誤兼亦誤他世之橫經授徒者大率類此必且踞青氈飽白粲於餬口潤囊則得矣如畫墁之誚何衲子受檀樾信施而靡所報效者具無量罪不肖頗習葱嶺家言故不特知愧而恒繼之以思也且學者之意氣必使之長新而毋玩不肖與令子周旋四年卽有涓埃之得剖心相眎久矣涓埃一曲終朝入耳

其誰聽之故或閉關下帷時就正於有道或開塾置傳仍董帥其所昕夕先生自有裁酌非不肖所敢僭商而必使不肖久居此地海內有識之士必有聞而姍咲者鳳倚梧而終去鷺就厦而旋歸豈非其所樂哉無久而不捨之理也日下方有事于祭掃兼俗務蝟集未能辭家月抄當徑詣高齋以酬夙約

王高苑孟夙

菩薩之因地有淺深願力亦有差別若能處處不放過便是大修行人更於何處求休歇何處覓解脫也認得定盤星雖披毛帶角無非道場而況頂冠束帶高坐於吏民之上者乎來教拳拳以大事因緣爲言遂肆其狂譚覽至此定當掀髯一咲耳吾黨厄運年年如此弟之雄心半欲灰矣但爲舉業決不礙道而舍舉業別無可作又譬如好詩文好字畫及博奕絲桐之類於功名富貴有何交涉而耽之者垂老不休此無他習與性成涉而成趣也半是隨緣半屬遣興三十歲以後行逕如斯而已吾人治心之藥無過一淡種種受用多從淡中討出來或造物者正以此奉贈亦未可知極承遠念故復以近况呈之左右

馮元成先生

不肖年事日增屢試屢黜天公排定恐作枯槁

中人矣但自弱冠以來見知於長者既辱青睞兼賜噓枯何敢甘心夔屈仰負知己澠池之收當併日圖之曹大中丞破格禮士曾遇分庭接席之雅此不肖所心感奄忽長逝殊切切怛而束芻罔將哀誄未寫千里磨鏡果何人斯不肖欲媿歿矣

段黃門幻然

憶十年前有如古之龔黃劉仇者鳴琴于虞仲

之墟一里而近光風披拂而正平半刺未敢一涸典誦比明公入拜留垣主持國是不肖時從薦紳先生之家竊觀邸報則有如劉更生陸敬輿之疏草雜出於連章累牘之間至若擒王射馬發天下之所不敢發而言天下之所未嘗言膽力力橫絕千古不肖咕嚕書生耳何所深知第篝燈夜讀輒覺眉宇飛動正擬於今秋闈事之後得以覩末光承緒論借大君子之威神

文選集
以盪其流俗之目與選縮不競之態斯鄙懷也
迺明公過聽交知之譽剪拂泥塗之中假以梯
航賜之牽挽雖栽培非一士而齒頰孳孳若於
不肖有深注者感恩知己次骨不足道矣奈綠
綺銷聲而鐘期短氣青萍缺鏗使薛燭蒙譏跼
天踏地何以自存捧讀來札慰藉良深既感且
慙不知所對不肖寥寥帶郭垂白難供臯比生
涯爲日多矣頓年作客皆在雲陽姜仲文先生

齋頭盤桓歲久仲文遇我厚實未易捐也雖重
以明公之命似未可以新故貳之思王不云乎
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郵筒可以代晤行卷
可以相商何庸接席也若夫資砥礪於他山貯
參苓於藥籠豈惟鄭君即不肖實同此願

王弱生

弟自白門歸得兄手教雖在落魄中間兄脂車
在邇甚爲之色喜兄嚮日所見大無謂夫諸天

正樂不可作佛若使諸天而不忘五衰堅修六
度此其功德威力必當等凡夫而上之何足爲
真如礙而況區區一進賢乎又聞至人水不濡
而火不熱弟別兄幾一載兄前者避水避火之
見而今乃不濡不熱之見也兄益矣弟爲之加
額而私慶矣至於舉業場中兄故是選鋒操情
月軒之故技以往慮無不如意者且夫厚蓄而
遲發澹泊久而嗜欲輕兄之筮進綽有可觀世

出世間俱爲拭目以俟也若弟者爲五行所繫
蕩極矣言之不勝攢眉亦欲使兄攢眉故不復
及長蘅兄同致此

馬君常 庚戌

積雨經旬使人悶絕念兄兀兀斗室中尤難爲
懷三日前始覩晴光而門外沸聲如雷乃知曲
江春色自北而來苟未免有情不知幾番惆悵
也支頤墨坐迴思十餘年來交遊中浮沉之變

文選集
九
真所謂我一局君已幾局者同學少年多不賤
固不必言駸駸乎有積薪之象奈何昨晤張冶
生驤眉抵掌唾壺欲缺弟甚壯之九日之約渠
已銳然首事吾輩此時輒言捲土借一不無汗
顏弟借此三寸不律一寫其胸中之磊塊宜無
不可且毘陵有郤地數畝分得武陵數伯株禁
烟將及亦復爛然可觀斗酒覆棋枕籍於花茵
之上亦一快也

于景素先生

不肖狹劣下根本非道器惟是嚮逞一念遠則
誦法古人近而儀刑先達單詞剏獲珍如吉光
片善可師疾書縞帶雖精進未能而心期頗廣
間與一二同人私相位置以爲先生漢之彥方
宋之君實不言躬行良哉無忝每一披對如飲
春風而先生過念通家末誼不蒙麾斥旣接李
御復升鄭堦慙慙獎誘感可知已手教惓惓以

新得爲問言之汗浹不肖自亡婦之變因慈幃
乏侍逗留家庭而徵逐流連殆復不免又多生
習氣性如狂猿神如駭鹿但有靜中之紛而無
茫中之謐獨居屏處猶時驚於八荒豈多故頻
仍能常操其一綫哉坐此之故不特德欲進而
無門抑且業雖修而寡效辱先生之軫念其何
以藥之歸期倘無冰雪之阻或甃過金沙掇拾
高論未可知也疽發於腰豈厭薄風塵不爲五
斗所折故造物以此相困耶聞已卽安矣可勝
欣慰嚴寒爲道自愛

徐侍御季良

首夏卽聞烏府之報繡斧貴人與葫蘆中一腐
儒相去日遠每捉筆中止自甘澗疏之臯而受
之南還寵以金玉軫念亡婦之變婉轉躊躇真
通家至誼也不肖邇年所遭可謂險阻備嘗不
意棄捐之禍復起於青閨高堂乏侍黃口誰憐

欲以子兼婦復以父攝母與不肖落拓踈慵之
性又最不相宜遂致數月以來硯田不治筆冢
常虛咄咄書空徒銷永日耳紛紛異同之論不
肖有所聞於長老豈其漫然無概於中但潛惕
飛躍各遵其位而敢矢口譚天下事正如老女
不嫁惟有屈首低眉敲鍼紉繡卽米鹽零雜已
非其職若進而商姑姊之行藏評男子之好醜
不祥甚矣至若立朝振采餘光及人使幽谷生
芳枯芼再甲其爲榮施何以加焉俛仰四載恍
然如夢縈懷觸緒書不盡言

異度師

每日輾轉枕上將今庚戌前至庚子十年間事
逐一追思終日昏昏醉夢間浮名與實際無絲
毫之得而精華意氣都銷亡剝落於其中人生
能有幾十年此可慟哭又不但痛恨而已

徐侍御奕開

欲走尺一奉塵記室者數數矣而捉筆輒止以
牙繡餐人與搖落腐儒已成河漢之隔而門下
嚮者邂逅把臂不棄其迂踈遠有忘形之契懷
知荅遇無非汗顏不肖嘗盟之五衷謂他日有
意外之遇登臯陟阪相望於天衢之中業已鞭
弭追隨便可金蘭入簿如其不然則雖涓北懷
人顏色可照而墻東避世姓名罔通此鄙志也
迺受之兄暨欽子淵南還兩承瑤華之賜垂念

窮交有加無已而區區此情猶未布於左右關
焉久不報殆以不肖爲非人哉來教諄諄以世
事相諮諏夫不肖非局外旁觀之客而實閭中
不嫁之女也何敢知亦何敢言但狐涎流溢蠅
矢加遺古來豪傑夫孰無之固不必以此爲嫌
亦不必與之相角但使讜論可以揭日月而素
心可以質鬼神則以一當百以靜禦譁勝負之
間固有成算進退之際亦復裕如世之君子不

察其故而翁詢媪詈脚去拳來固非盛世之風亦非有道之氣也更有芹曝之獻者投分太多自開岐路之漸周旋不盡轉爲恩怨之招此不肖實有感於中非漫談也辱在知己不敢不盡其愚

與江上友人論文書

辛亥

不佞於文章之故茫如也而獨於先輩文嘗沉浸於其中亦稍稍有所解今之談先輩者以爲

形苑而神自壯也貌悴而衷必愉也此論其粗者也有永宣之先輩有成弘以後之先輩燔黍捭豚汗尊而抔飲此永宣之先輩文紀所載者其文具在人 不盡讀正亦不必讀也至王文恪而美富備矣唐開府金之聲也瞿宗伯玉之德也舉此三鉅公而餘可類推也 皇朝以舉業籠天下士二百年來獨此琅琅數公者擬於西京文而開寶詩若使骨而剗巖則瘦神而次閒

則孤氣而迫陋則促曾是突者噉者而可爲經
國之業不朽之事哉邇年武林婁水之間有兩
開士一以法勝一以才勝皆厭薄時趨而托身
先民之矩又有身現宰官遊戲自在直抒胸臆
不耐推敲而海內豪雋之士聞其風而悅之一
篇之內蕭蕭幾行一比之間霏霏數語淡寫題
神輕描本色情以深含爲至才以不騁爲奇品
斯珍矣風斯上矣不佞更請以二字折其衷繪

師之設色也有雅俗胭脂牡丹俗矣而荆關老
筆盡皆枯木寒林乎美人之理粧也有雅俗金
翠闌殷俗矣而絳仙螺黛何必粗服亂頭乎才
如諸君子當痛洗淫哇力還大雅先民可作實
寵嘉之但於榮理短長精神豐嗇之際一斟酌
之而已諸君子而無意於先輩已耳若有意於
先輩尤願取前此三鉅公輔以華亭玉峰諸先
生之遺稿暨慶曆名家如胡德清趙高邑湯臨

文遠集
川諸公之文而字抽之句比之務令神壯而形
不得獨苑衷愉而貌不得獨瘁則以見世垂世
持世何所不可而不佞孟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王弱生

癸丑

昨歲在都中接兄手教循覽載三泐泐德音勝
於韋弦之賜多矣吾兄吏隱白門自曹務外想
以讀書撰述爲樂然讀古人書置身千載之上
則世界轉不堪觀說者謂此時正鬪諍劫只恐
強半是豆人紙馬紛蜚角逐求其真正傀儡而
未可多得宇宙一大排場又怕曲易罷酒將闌
人欲散耳迂誕之談聊對吾兄一吐之

張元長

甲寅

某君者嚮與魏叔子遊翩翩雅雋弟頗有意其
爲人昨冬承面教弟已心許謂獎與才士自是
吾輩本懷所謂曾爲浪子偏憐客也發尊函爲
之愕然自恨無以取信於人敝座師極承相信

使弟欲借之以自潤者貧兒可得暴富矣愛我者莫如元長奈何以市交見勗不特洗耳兼欲投淵敬謝明教別出他途某君亦可息是念鬱輪袍雖工不若撫高山而待鍾期也

聞子將

知兄潛跡空山使剝啄問奇者無從物色聞之甚慰碌碌應酬終無了期非懷刺報謁則載酒邀賓斷送自己陪奉他人袁石公所謂如妓如奴殆不是過弟不幸稍犯此症而兄更劇然弟不畏人之恨而畏人之喜柴門晝閉避客如蛇蝎卽以簡倨獲臯吾寧甘之敢以此方進之於兄兄能劑而服之否也

于中甫先生

每從二三交知中占候起居知宿疾都可營治別墅以次落成尋方檢藥之暇日與魚鳥相親境况之樂可知已然園居者不能絕蜩沸蛙聲

村居者不能斷鷄鳴犬吠幸勿以此爲耳根之
碍自增其弗懌若以天耳通之則與鶴唳猿啼
共命頻伽等無有異晉唐有韋斌者謫守蘄春
一時朝士餞之坐中間鷄音韋流涕而嘆李泌
曰此鳥人以爲惡若以好音聽之翻覺可喜請
飲酒不聞鷄者浮以大白坐客皆企其聲竟夕
不厭先生邇來若遠若近鷄聲不絕於耳不知
浮幾百大白矣書往聊供一咲或有當於其言

也澄秋氣爽月白如霜鄧尉包山之間倘有意
乎則願蠟屐以從

于景素先生

乙卯

尺書馳候動隔經年惟是儀刑有道寤寐不忘
先生老而好學不肖嘗以方之衛武公至於拍
天駭浪多所震撼而與讀書味道者了不相關
不肖不敢近有所指向使南宋諸君子幾光塞
堯若干先生可無流離播遷之禍藏身之固惟

先生有焉此不肖所爲心醉而忻拜其下風者也

沈雨若

不得金玉之音者一年於茲然風雨鷄鳴未嘗無一雨若往來於胸中也兄病瘍時曾囑夷甫道意已而知勿藥私心甚喜又聞兄作舉業半歲盈百篇贈炙於四方人士之口則又喜但願兄努力加養身名俱泰則區區一念粗可自慰

又何計其踪迹之密踈哉愚公一病不起此同志之痛也屈指海內如愚公者定復有幾兄猶計壬子江干與去年湖上弟諄諄語兄愚公良友吾口入兄耳惟有白水可質嗟乎愚公而今已矣追維往事真令人潸然數行也兄何時來哭之乞枉高軒以紓弊濶兼愬其今嘗存亡之感

繆當時

家師歸語丈所以擁護之狀使人感泣家師交
遊滿天下其蒙謗之故亦從交遊中來迺袖手
噤嚙十人而九丈生平頗效鍼砭不以响响相
高獨能於湍瀾駭浪之中挽危舟而出瀚海真
古人矣木天一席地借繆先生爲重正如巢阿
之鳳在苑之麀而採藜藿者兢兢有戒心焉所
幸聲實翔茂脚本堅牢趙文肅直腸快口無妨
大拜丈當以此自信毋覲容容之福不肖弟竊

怪吾文以經生主文章之盟者垂三十年今讀
近稿諸篇如含光出匣英鋒射人林林夕秀總
不能道隻字正不知百鍊之鋼是何爐鞴若夫
畏途百折得毋嫌其少雋乎極知迂言無當聊
見千里發書不以頌禱爲賢也

吳因之先生

不肖迺藿食中之懵懵者烏知戶外但見年來
花詭之弊日甚一日惟有民田升爲官戶而不

聞官戶降爲民田就長洲一邑而就中點役者
僅十之三長此安窮非改絃而更張之不可也
方均役之議起通國譁然卽號爲賢者不免攢
眉而合之鄙衷頗覺有當昨讀其奏疏全本惟
此一疏簡明剴切得論事之體其他雖纏纏盈
篇恐不免斷爛朝報之譏矣第此法行之太驟
于國體人情之間稍欠推敲并通甲通圖爲
一戶厲民甚矣前此實未之聞欲諏之鄉三老
作一東吳賦役議以就正于有道尚祈不棄始
終明誨之



三
通
集

三

文遠集卷之四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李本寧先生

不肖孟蒞蘆中阿蒙卽爲先生充糞除之役猶
慙形穢荷先生不鄙於邂逅稠坐間過辱獎借
中郎接席之雅然明升堦之遇方之古人媿非
其匹昨歲吳門忻承杖屨今秋白下載奉光儀

被酒叫嘯既寬其狂肆登堂摳侍復賜之慇懃
真所謂感戢五衷永矢勿諼者也近武林陳丈
來喜拜鴻裁兼承翰劄伏知起居小乖七箸爲
損當由請乞沓至覃思爲勞且登龍托驥之客
選集於門而先生人厭其心寧無疲劇伏冀嗇
養元和稍簡酬應是則末學芹曝之獻耳孀慈
苦行當世所稀不有名篇詎光家乘而先生已
錫介壽之章又垂孀節之傳一則未請而賜一

則隨求而得隻字五城片言九袞不肖當之忻
躍過望豈特冰困轉曜幽谷生馨爲不肖一家
之寵其於導揚衰敝移易貞表寧爲小補劉光
祿杜當陽諸君子惓惓於此是亦先生立教之
意也賀言飭以錦繒傳文壽之梨棗珍藏世世
無斃矣但不肖初草紀略在癸丑秋此時旌
典尚未舉行嗣是郡邑大夫據文學博士之言
以聞當路直指公䟽請於朝部覆如議矣烏

文選集
頭雙闕行與八世祖妣相爲輝耀不揣求於傳
文中略加數語以彰其盛蓋奕世兩節 龍光
洵被他年郡志國史或藉爲美談徵文攷獻非
椽筆孰據也不敢擅增謹以原稿封上潤城潘
無隱嗣起之白眉也才贍而筆秀二者難兼久
矣不意於此兄見之得先生鑒定其聲價當雀
起尊委已致之不敢浮沉

俞如愚方伯

丁巳

明公蒞吳三年化雨祥風清霜麗日凡吳之都
人士仰二天之戴而莫能繪其萬一者祇覺震
澤非深滄海詎濶矣而不肖孟啣恩茹惠有倍
於常情萬萬蓋以三遷載勤一經罔効使九熊
畫荻之苦辛久闕而不彰今得以徼靈豸史洊
被 龍章者終始維持繫明公是賴近者坊表
告成衡茅生色謹僭列台銜出入頂禮竢它年
明公秉東南之節鉞憑旗而觀乃知匹士之感

文選集
勒在情田將與金石同不磨豈敢有諉也不肖
每以藿食之迂盱衡世道當此大陸與波崇山
激湍之日而以全具精神用之攀緣依附保容
容之福者大人君子所必不屑爲亦不忍爲至
於盈匱之書半出么膺之手此千古事理之所
必無而目前世局之所常有明公若洞悉其從
來當爲宇宙發一浩嘆然公道在人不全明亦
不全滅違煩囂以全善類於明公一見之不肖

是以知廟堂尚有人不盡衆爲政也追憶三年
中數奉台誨知明公萊綵之歡有甚於畫繡即
太夫人板輿之樂不貴乎祿養今甦釋靡監專
心甘旨奉鶴髮于高堂撫鳳毛於膝下天之所
以貺明公者固未嘗不奢第恐微書旦暮捉鼻
不免以蒼生毗望之身未能爲太夫人所長有
耳

虞德園先生

不肖髮覆顙卽能誦先生制舉業每恨不多得
得一二義未嘗不拭髹几藝名香諷詠竟夕也
嗣與海內一二長者遊則又知先生爲蓋代偉
人鸞翔鴻冥其出處可以占興替而不肖粗具
信根飯心竺乾始從袁石公集中見其推戴兩
虞先生者以爲宰官居士中之龍象旣又讀無
盡法師所輯天台志而見先生所爲提宗唱教
之文蓋以黃涪翁之爲詣張子韶之勝解而佐

以江總持王簡棲之文筆精理遠穆藻采紛紜
華嚴經中所稱雅思淵才文中王洵先生其人
已執鞭捫衣之恩匪昕伊夕而登龍匪峻跋羊
不前帶水盈盈徒滋浩嘆昨秋偶憇湖濱齋心
叅叩正值淨名托疾之際不敢仰闕丈室第以
渴仰下情托圓津上人暨吳伯霖薛更生二丈
傳致左右其更有私懇者蓋因家慈幸叨 旌
典願徼片言之惠於大君子然九頓未申一芹

莫展而先生既軫念夫世誼又推分於同人名
篇駢錫手墨淋漓比擬親切情詞篤摯視夫浮
蔓不情藉手應酬者何啻筵楹今天下多不根
之莠無源之勺如先生者冥契一真苞舉萬有
可以普大地爲芬陀攪長河爲酥酪人但謂不
肖沐先生文字之施而不知其以真語實語施
者卽是法施其爲沾被豈有涯涘也擬買舟造
謝兼欲叩鐺鐘伐塗鼓以酬二十年皈依之願
因今歲掩關未敢渝其始盟要以先生之不肖
不肖則知百劫千生受記於先生之日久矣倘
此生不合墮落猶願時時督誨之

焦漪園太老師

不肖希孟自齠年薄遊長干輒有龍門之想遲
迴十餘載每舉足逡巡幸借邵座師衣燈之緒
拜奉台顏自揣胸中無隻字半解可以捭衣就
政漫以闡中三牘藉手代雉而師臺不鄙涓細

寵借齒牙真使人鼓舞欲狂感激倍奮今雖貂
裘再敝雖伏三冬而緬懷獎許恩同記授敢不
下董子之帷穿管寧之榻庶幾一當以副注存
至於讀書味道原非兩途希孟才極駑下而志
未沉淪每嘆夫世之俗學謂帖括既畢乃始發
經史之藏遂至終身不窺經史謂俗諦漸完乃
始窮性命之路遂至究竟不識性命豈特愚懵
足鄙亦爲流浪堪憐師臺以名世而標覺世之

旨以立言而統立德之宗晰理則韓歐遜其簡
要揆詞則周程謝其芳腴凡有志之士莫不望
書倉而思飽鏡學海以知歸希孟第以慈幃瞻
戀未能遠遊否者且以身供掃除之役豈徒曰
受教無地私淑有年而已師臺慈憫幸有以開
誨之所叩請家慈孀節小傳未審侍史已脫藁
否家慈乃衡山太史曾孫女嫺習禮教不減於
顏柳之母故當先人棄捐之後拮据捋茶克襄

家難撫不肖以底於成立甲寅之春采風者聞
於朝得旨旌其門昨者懷清之臺已告竣
嚮辱師臺憫而許之固爲垂念淵源亦爲導揚
幽燼世教攸關不徒爲一家重耳延領翹企何
啻以日爲歲倘卽寵錫以光盛典他年國史賴
以不朽是希孟銘骨之感豈區區筆舌所能鳴
謝萬一春寒未除伏惟珍攝

鄒彥吉先生

自昌亭舟中獲奉玄塵嗣茲鹿鹿兼以行役無
論咫尺函丈願備掃除而不可得即文從時過
吳門花茵月席必信宿盤桓賓朋鱗集詞彥景
從莫不共僊舟攀遊屐泛如澗之盃聆過雲之
嚮而不肖或偶出則經旬不返或杜戶則累月
不出每失良覲有廢追陪近聞以花事來過敝
里馮先生約而不報遂使長鬚悵望短刺漫滅
雨中蹴躡河滸徬徨而青雀已掛颿去矣迄今

文選集
惘然伏承起居清適形神並妙結撰無非慧業
嘯歌亦有玄理殆將仰契至人豈特尸盟風雅
如不肖雖忘再別之辱不勝五窮之患束千古
之書而呶唔帖括抑四方之志而偃仰蒿萊良
可憫也夙蒙青睞其何以振之

又

海內購先生詩若文者日祇候不前豈意鄙人
所懇濡毫立付規風矩雅決非漢以後人所能
擬其丰骨而綿麗婉縟爛如錯繡真可謂質文
相宣情法具備矣古人言隻字千緡媿無絞納
百束酌麗豎斲脂泚筆之勞奈何

李本寧先生

去春在都中荷長者遠念錫以瑤華并家慈傳
贊捧讀之餘感佩無量恭承稀齡介壽誼當從
通家子姓之後操一觴以申頌禱因爲家慈築
懷清之臺經營數月迄歲暮始獲息肩遂不遑

專走一介敬申下忱已謀之同人錢受之使其
效一言之祝想不日當齋獻也又聞客歲有鵲
原之感援琴抱痛不減古人爾時七箸得無少
減然達者於無可遣情處強作一不情之觀則
雖骨肉懿親等於飄塵聚沫有聚必散幸母過
自挹損以搨天和春日載陽江梅欲綻騷客韻
士挈壺觴而從者戶外之屨常滿矣惟順時行
樂至於從橫彩筆點綴江山錯落雄談提衡今

曩子瞻所謂筆與心俱者此真人生之最適也
想像及此固知百憂可捐萬累俱釋矣不肖蠖
伏猶咎無可以仰酬眷念今更有得隴之望貪
而未厭者蓋因 旌典告成名篇駢錫又不可
無詩歌以使人傳諷借喻古人分題索賦今見
投者紛紛矣似屬纖屑不宜僭干然不有佳什
以弁其首未足爲此集之光今不敢擅定何題
謹以全帙附覽或一章或兩章以擊鉢之頃成

文遠集
擲地之聲則所以惠及不肖者不啻百朋雙南
之賜而已引領翹企

范長倩

咎婉兒稱量群賢紙落如雨一時稱其敏給若
使繡床敲韻秘閣抽毫烏知擣衣之篇不與三
都同久昨懇尊夫人大作正未敢以旦夕覬覦
不意擲地之聲擊鉢而就情詞斐疊色象繽紛
足令枚叔遜巧長卿媿速矣

趙座師洪翁

戊午

希孟菰蘆中鰕生耳少依慈恃仰媿南陔長列
時髦自慚東箭感馬齒以嘆惋撫貂裘而涕零
幸老師操成風之技而伐材于鄧林秉塞淵之
心而相馬于天廐榎楠梓杞悉作枿櫨牝牡驪
黃齊驂駮駟希孟乃以垂棄之餘翻承國士之
賞至於放榜之後諸公相述皆以爲老師極口
獎顯拭目期許熊文宗李太史歷歷道之希孟

未嘗不感極而泣欲糜身以報也嗣是春官再
蹶俛仰一室懷知遇則寒夜如燄戴恩私則中
情若擣然而進不敢窺龍門之室退不敢通鯉
腹之書墨墨自盟誓得當以鬲高厚近者乃移
金門而就山岑枉玉趾以出敝邑文星聿指虎
阜騰輝台芒耀臨鯨鐘震吼使希孟如捧雲輶
如迎絳節輕舸晴泛山寺夜談類真人蓮葉之
遊疑慧祖燈傳之夕自詫此生何緣邁此遂令

繼流野衲近沐清輝黃口小兒旁瞻紫氣所恨
希孟偶值糾紛而諸生率爾唐突無論具區萬
頃縹緲千尺不能一借絲毫永存勝事即支公
養鶴之澗夫差館娃之宮楞伽湖水澄碧鄧尉
林樾菁葱較之競秀爭流旣靜始遠者未知孰
勝老師固津津動色山靈亦忻忻望幸矣因不
解事遂成接浙直俟異日老師台鼎功成期願
請老選勝台蕩采真衡廬乃爲吳中崕嶼了此

夙緣不使人悵望俟後乎午前一日希孟因賤
體小極出郭遲遲而仙舟已飛渡矣既不能朝
夕趨陪又不及留連追送輜簡之罪縷髮難數
夏杪稍得息肩正擬覓便郵申候而銀鹿遠來
赫蹏下訊又如挹河流而瞻岱色也浣手跼讀
情溢毫楮展諷長詩則從橫排蕩淋漓斐亶以
蒸雲薄霧之思而寫其聳漢昂霄之節以穿雲
裂石之響而導其淒風泣露之悲奏之孀慈正

歡焉解頤復泫然墮淚矣八法之妙逼真古人
釵股漏痕無所不備足令顛旭降堦狂素奪席
而希孟一時乃辱駢貺署扁以耀護堂壽章用
輝蓬牖短筭懷衷長箋代幃遂覺長卿四壁琳
琅照人子雲一床龍蛇生動當與垂弓和矢百
代共珍寧特襖序娥碑千繆不易而已惟是老
師之遇希孟可謂極隆期希孟可謂至遠而責
以奮蜚則偃阻若彼課以居諸又徂邁若此同

文遠集
子桑淋雨之病而鮮虞卿窮愁之書有蔣生不
開之徑而無管寧已穿之榻效張儀捫舌之間
而媿阿蒙刮目之待年已強矣親已耆矣無足
可別有孺欲棄老師何以終教之近課數篇履
塵台覽更有餘楮統布腹心

鄒彥吉先生

春夏之交自澄江往返兩詣門屏皆以干旄在
坐不敢唐突然徘徊泉石瞻企風流如置身增

城瑤圃之間不必坐聆玄霏已覺形骸欲斃心
神浣滌矣側聞遐齡初度擬操一言致添壽之
祝自揣缶鐘鼓鼓未可恩奏於雲韶之庭捉筆
躊躇慙慙而止又不敢以書表志敬惟仰對璇
圖有蒸栗而黃明者輒以冰桃雪藕薦之爲先
生蘄未艾耳家慈孀節蒙 旌已荷詩篇駢錫
番之無斃矣但不肖所懇當代鉅筆如李焦馮
諸先生或傳或序雖煒煌家乘而未獲鄒先生

文遠集
一文私心媿之每欲九頓而請今冬家慈已臻
指使不肖所以遲迴未遑脂轄者亦欲手一觴
而後行也高文大章豈容僭徼以輝蓬筭或者
筠貞茶苦亦當年劉光祿杜當陽諸君子所樂
道乎不揣托吾爰張夷甫私布於下執事或長
者慨然許之而非不肖所敢必也嘉平之初北
征就道尚圖摠侍以伸積悃臨風神溯薄將侑
函

陳眉公

向者披讀手教獎期過當至許爲忠孝名節中
人未嘗不慙慙交集感極而繼之以泣也宣文
一詩敘述則閑雅寄托則婉摯結語悠然勗我
厚矣敢不三復每欲棹孤艇相從於峰泖之間
即不能如周續之從范甯通五緯五經亦思掇
拾寸蘄以實枯腸而往歲一病數月今春又爲
兒曹試事碌碌樞衣負墻徒勤夢寐比聞先生

踪迹多在山中政恐無人間未見之書可以供
丹鉛資嘯咏耳古有俶母必有令子不肖壯而
無成不能爲孀幃吐氣而徒以表章揚厲之權
上藉 明綸而次則倚重於立言諸君子今有
同人輩知不肖私有所願而乞靈於如椽是不
肖所百拜三薰而未敢冀幸者也倘惠然首肯
豈特一家之光寵與一時之輝映昔之傳列女
者每舉劉光祿杜當陽並稱而今所傳者獨劉
傳耳當陽之書先生曾見之乎有副墨當以一
鴟奉借

孫民部鳳林

家慈此時景况如臍盡春初之梅熙和乍迎幽
香欲吐而零霜凍雨猶相爲擊剝正所謂斷魂
惟有曉寒知也萊斑晝繡榮辱霄困雖勉自解
嘲然心實媿之隆貺見存手勒詳疊通家至誼
上結層霄謹對使登拜十一日度關尚當樞謝

并警鄙懷若夫棄襦而前慙慙未能也

劉達生

追憶兩年前偶於燈下讀玉受文愛其筆鋒之
銛而又敬其道念之篤也信筆商榷遂盈累幅
封題寄去都不留稿今亦不知書中作何語嗣
是幾一年而得仁兄報書則汎瀾萬言奏海潮
音擊塗毒鼓旣以出世間覷破世間又以世間
証出世間橫說豎說幾欲現出廣長舌而要其

指歸不離真叅實究又深惡夫世之影摹響竊
而謬以詩文爲實語以吏事爲實事者遂使瞞
預籠統之徒口呿而不得語至云本無語而不
覺語及之本無事而不覺事及之當歇手歇口
不得處則宗教性相一口吸盡遂爲世間麻木
鈍漢猛下一針又將一尊無位真人替他畫出
本來面目甚哉仁兄之究心於此事而又善言
之也若弟者根器最劣火力最微稍賴宿世因

緣曉得五濁衆生真正可以作佛雖二六時中
欲海飄沉業風扇動攀緣顛倒無所不有靜中
考勘盡是泥犁種子而忽舉一念便覺釋迦文
佛是我明師諸大弟子無非良友他日靈山會
中攜手同行是極平常又極的確之事直信之
而不疑至問其何階而入何門而進則蓮苞淨
上帶惑往生明明開出一條捷徑而力薄願奢
才踈意廣尚欲從普賢行願觀音圓應諸大方

便門而入正如黃口小兒初學爲文便謂王唐
瞿薛可以力致不肯標習詞章專心記誦又要
揀難題不屑拈容易題此是極愚處極不得便
宜處然千生萬劫之後或可進於大乘而不至
與聲聞獨覺同歸又私心所自咲而還自許也
世之談三十二應者無論人王宰官長者居士
一味教以如法修行持齋念佛洵如是解則盡
是比丘身得度現比丘身而爲說法耳何以謂

之圓通夫開天持世之大聖人非順行菩薩卽
逆流如來無論唐虞周孔垂衣畫象修道立言
皆是諸佛菩薩整頓乾坤安立世界之作用卽
如黃帝造兵皐陶鑄刑其於濟人度生似覺違
礙不知無折不成其爲攝無滅不成其爲度無
地獄不成其爲天宮此定理也以人王身得度
則現聖明身而爲之說制世理物以宰官身得
度則現忠良身而爲之說安邦靖國以居士身
得度則現隱逸身而爲之說純修篤行以婦女
身得度則現賢淑身而爲之說孝謹慈和此亦
定理也難勝地菩薩爲利益衆生故世間技藝
糜不該習所謂文字算數圖書印璽地水火風
種種諸論方藥療治文筆讚咏歌舞技樂戲笑
談說悉善其事至於園苑陂池草樹華藥凡所
布列咸得其宜則是世間極聰明極多能極有
趣人隨方逐圓將高就低無所不妙要其本念

則曰漸令安住無上佛法此正徧吉氏之所謂
恒順衆生一片婆心莫切於此而兄之所稱引
二則止是真真實實攢眉苦惱教人爲善教人
作佛猶見其體而未悉其用也識得定盤星認
得關棧子則談佛亦可不談佛亦可卽儒卽佛
亦可是儒非佛亦可張無盡乃宗門龍象何以
營求臺諫而曰與老僧一箇烏寺與你喝佛罵
祖一番遂至搏擊善類甘爲小人而不悟裴晉

公生平不談佛故有猪鷄魚蒜逢着便喫生老
病死時至則行之說而彌留之際口占遺表懸
厓撒手似大解脫人佛門之機權豈可刻舟求
劍建鼓而覓亡子哉吾輩幸不爲時所棄又當
此紛紛多事之日正要就有爲法中放出一番
神通手眼若成就掀揭勳猷又當付之如泡如
幻如露如電不帶些子豪傑氣功名氣韓魏公
詩云須臾慰滿三農望收斂神功寂似無如此

雖於本地風光原沒交涉而從此昭昭靈靈中
現出瀾天蓋地之局量也不枉入世一場此又
願與兄急切商量之實諦也至若世情不淡名
根不斷五欲未能日減入識猶然做主此其人
豈特未可入道亦且不堪用世吾輩既爲法門
良友豈復曩時童子聚沙之戲更須於此際痛
着鉗鎚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毋相憊亦毋
相護也第所以遲遲答兄者正爲其無可答又
決不敢以浮蔓勦襲語相答自招口業耳今所
言者未必不畔於道而得臯於諸大聖人要皆
據此時見地中逐字流出如來有云應當直心
爾我所問不敢不以此爾兄也知兄所請日異
而月不同更有新得佇聞其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遠集卷之五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郡中諸先達

某跼伏里中即未能昕夕握衣奉教於左右而
高山在望時對羨牆如老先生者出則爲黍苗
之膏雨居則爲枌梓之德星爰借餘芬蔭及承
學執鞭一念銘勒五衷而老先生亦惓惓注存

若以爲孺子可教者至家慈悅辰軒車塞里錦
章耀幃萊綵稱觴藉以生色瀕行展謁未罄謝
私矯首雲天時勤感戢耳獲通仕版以得步武
光塵爲幸而事出非望濫厠逾涯捫心負慙循
牆增思夫以長安緇塵翳雲蔽日雖有素絲之
質恐以蒼黃易面佇俟良規以爲嚮往至於邊
鄙不靖羽檄交馳議如沸羹棄同築舍杞緯私
憂誠未知所稅駕耳老先生遐觀局外亦嘗策

其究竟乎江湖憂國答賢所同勿謂碧波可泛
春酒堪携漫言荆棘銅駝非吾事也茲因小幹
南旋聊抒尺素伏候興居倘賜德音毋惜提誨
諸惟珍攝益加七箸

袁榮江先生

吾鄉先達皆偉人鉅公而蕭然林樾杜門却掃
左圖右編嘯歌獨賞簪之所謂經其戶聞若無
人披其幃其人斯在實惟老先生某雖不得昕

夕摳侍而私心傾注時在左右間一叩玄扉獲承罄咳又宛然如對古人不覺鄙吝之盡捐也瀕行展謁偶值乖和深切懸念入長安已踰年所未及通咫尺之書以伸濶懷第從家舅及一二友人訊問起居知七箸增加視履元吉輒爲拊舞稱慶嚮者家慈悅辰過承隆貺老先生昨歲游登八表凡在枌梓莫不稱觴布幣瞻拜耆英某旅食京華塵緣碌碌未傾北海之尊又闕

南山之頌但遙見德星與老人星並纏於吳會之分聊以一卮祝期頤耳邊陲多故國家無復憲老之禮倘有借老先生亘古高節以廉頑立懦者得毋掉頭洗耳乎小僕南旋肅緘布候不我遐棄願聞良規

吳因之先生

某從布衣中每見夫循籬傍壁與俗低昂如子瞻所稱簪之君子惟荆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

隨者心竊疑焉欲求夫百尺無枝亭亭直上以爲終身杓準非老先生將安歸燕喜人倫門庭高峻承學細流罕窺典謁而老先生惓惓汲引獨以孺子爲可教每一摠侍日晏忘疲提誨在心敢忘佩服幸通朝藉亦欲痛自砥礪以毋負獎與之雅而馬足風塵荏苒歲月旣鮮屹然卓立之操又無蕭然拔俗之韻碌碌猶人重慙知已至於胡運方張杞憂未艾痛哭流涕似涉空

談投筆請纓又乏長策徒有胥溺之憂更切處囊之媿長者注念其何以勗我若老先生海內具瞻爲日久矣倘新命再膺乞勉副翹車俯從民望此實舉朝所拭目敢私布之

伍寧方先生

某生而固陋鮮有知識然竊聞人世有剛腸勁骨不媿阿詭隨者心竊嚮往之不勝執鞭之願豈意高山景行近在枌榆間嘗私相比擬以爲

如老先生者立朝大節比唐子方而居鄉砥行
起懦廉頑又與王彥方相頡頏別號所取當在
兩賢世道波靡日甚一日故私心自盟願以爲
師表而武其後塵乃長者不我遐棄慙懃誨迪
每侍函丈娓娓忘疲不知杖屨之欲撰也惠徼
寵庇濫廁逾涯而白面書生素絲易染徬徨宿
夜無所稟承夫士之著仕猶女之驟嫁躬親米
鹽身先婢僕苟非閑習有素則指摘隨其後而

又有不操家秉不預中饋優游曲房之中以紉
繡機杼爲名而實習於荒晏者夫身列禁近漫
叨培養而毫無所究心此其於惰婦等矣居其
地則思其事所以仰報知己而不負惓惓相期
之雅或在乎此惟老先生始終提誨之

毛侍御具茨

偶因需次期在冬初漫爾遊戲乃致倖獲兩番
候 旨幾及半期咕嚕閑局印利若此將謂此

輩甫離鉛槧又使之頰首作號嘍小生聊借是
寬假之耶以素沐知愛如先生凡有寸進必爲
之色喜而濫廁已甚捫心內慙應爾之外稍資
哦咏以消荏苒白面書生守其故吾絕不敢問
長安中事但羽書匆午使人怦怦焉有載胥之
憂策虜患者慮在三四月然內潰既有其徵而
應募來者驅之出關輒棹頭不應散處畿輔間
多作不靖庚癸之呼又徹於遠邇將來正未可

知先生西臺之望崇於山岳衆願喁喁惟祈旦
暮即吉主持群議以剖盈庭屈指此際已及禫
除矣幸以國事爲念趨駕還朝毋徘徊於松
楸之側也

壬子鄉同年

以弟之渺劣得步年兄後塵翱翔南國遂訂金
帛之雅效嚶鳴而悅響借尊酒以論心雖欽崎
歷落之踪杜門索居把晤稀簡而襟期來往如

共衾裯至若年兄惠而好我慇懃辱收弟既有
胸寧不知感本謂睨睨鸞聲差池燕羽美蔭雕
梁飛鳴結伴而人事睽隔未愜本懷使弟顧影
徬徨斷行求匹脈脈此情徒勤浩嘆耳雖有新
知何如故交况京華萍梗世路巘岼弟之在此
如澤雉之遊樊恐海鷗之難狎豈若故鄉兄弟
濁醪脫粟歡言嘯味爲媿快也年兄抵家行一
年矣天下豈真有投時之技惟得時則駕耳或

者鮫杼不惜千槌裹蹠無妨百鍊徐添新火以
俟還丹更與同調一商訂乎丙辰固爲喪元昨
歲復滋多口要必有取之而若券當之而靡媿
者不能無望於諸兄矣若弟聊且結局真可稱
滅裂之報濫膺茲選亦所謂篳路藍縷以啓山
林正爲年兄戌年先驅耳愛弟者必有以勗之
幸毋用世情相矜許也茲遣小力迎家慈北上
聊將寸緒以展縷悰矯首暮雲可勝黯結

里中同社

以弟之渺劣謬以文章臭味自附於同志卽杜
門塊守不能時時過從而偶得仁兄行卷流傳
一二社執輒手錄而口奉之以當晤談仁兄惠
而好我亦收之壇壝之末不我遐棄嚶鳴旣洽
蘭藉可登願執李膺之御敢先祖生之鞭不意
鹵莽見報聊且告成而良農力田尚須穠蓂漠
漠天公何堪仰問要之春蘭秋菊無藥不芳燭

照數計百不爽一仁兄可以自信毋作逢年之
嘆矣彈指流光文戰不遠前此壬戌兩公傑峙
彪曠後先匪異人任蚤張赤幟可以負而趨兄
輩其交相努力至若筆墨淋漓斗酒相勞亦曾
念及京華旅人存之齒頰否也向家慈悅辰重
煩寵施俶裝匆遽未及摳謝邸中紛冗久稽裁
候茲小力南還聊抒積臆臨風矯首楮短心長

葉長洲慕同

天佑吳儂將使福星照臨一方而弟輩幸以同
藉之雅得先我父老子弟瞻拜下風菲劣如弟
又辱老父母破格注存每承下詢不廢蒟蒹弟
遂忘分忘形披肝析膽惟願老父母懋昭明德
爲疲敝凋瘵之民起溝壑而噢咻之則弟之戴
賜爲無窮矣家鄉有信來知台旌已於十月中
涖任吳宮花草莫不忻忻德色喜陽春之脚變
黍谷爲葭灰恨此身留滯長安不獲披拂仁風

惟翹神側耳聽隱隱口碑自南徂北雖在旅邸
中時炷一瓣香代闔境生齒伸豈弟萬年之祝
而已敝邑財賦之藪比聞秌成稍有不登窮鄉
細民得毋輸將不時上累軫懷否若官大戶力
能早辦而不辦稍嚴促之非過也吳民柔脆易
馴畏三尺廩廩非刁黠武健者比而近亦喜訟
捉影捕風指鹿爲馬間或不免一受其詞雖未
必取勝而中人之產折而入於訟師伍伯之手

神君之折獄貴以不折折之使魑魅罔兩卽欲自現其形而不可得累不售而累告甚且越訴於各臺者痛懲之不少貫則獄漸熄矣聞之故老欲占賢父母政事者但觀縣前寂無酒肆卽酒肆中亦聞其無人便爲循良之証蓋胥隸醉飽之場無非良民之髓血也字民利用寬馭下利用察弟向者媿媿爲老父母申其說實有鑒於前車耳身爲衙役自有一種肺腸凡言之近

似有理不妨採聽者幸毋以不逆不億之至誠而入其玄中孟氏所謂左右皆曰勿聽此意可思也敝地鄉紳多謹厚長者亦有雅負時望人所共仰而以弟衡量當世真無媿於古鄉先生則袁大叅榮江其人也如此人雖在布衣中猶當物色之敦憲老乞言之禮而况位居方岳年踰大耄不當崇獎推重之以風末俗乎此老杜門不出其讀書之處在宅後一荒圃內若以公

餘之暇屏去騶從排闥而入試與之坐談片晌則知闡闡自有真隱佚而未世自有真古人當知弟言之不謬或與各臺一談之旌以棹檝餉以薪米是亦鄉邦一瑞事也弟爲諸生十餘年孝廉六年一貧徹骨而從不知人間有造請事戶下薄田百餘畝歲時供賦不敢後於人村奴兩三人惟知應門而已決無纖毫之事以累知己卽赫蹠相聞不敢不手書萬一有妄托者幸

以秦臺照妖鏡立破之他人所爲護持者護其身與家而求老父母爲弟護持者須護其名與節弟乃節母之子不得不以節自勵非獨區區自愛其名根而已百惟爲蒼生自重

萬吳縣拙菴

以敝邑凋敝之餘凡薦紳士民莫不焚香籲天願得一仁父母爲殮首而頰尾者少蘇其續喘嘗密以告之弟而弟亦不知所推擇也乃吳會

山川之靈徼惠老父母以填撫之弟自伏謁後
一再覩眉宇又徐而聆其風旨則愷悌慈祥與
夫精心雅度房皇洞達掇皮皆真退而與桑梓
之人道之靡不頓足盤舞慶吳儂之得天弟雖
家中無一事戶以外又決不敢妄預一事其仰
托於仁父母者不過如肖翹細類賦形大造凡
雨露風雷之化所貸者甚微而化日煬和光天
布德則肖翹細類亦忻然樂其生而獲遂其小

年弟所爲通國慶而未始不私自慶也錦旋之
後燕喜未央而億萬生齒喁喁仰望者已攢集
於老父母之心故園雖樂度不能久淹計必於
殘臍中抵任矣弟匏繫於此不獲偕父老子弟
躋公堂稱兕觥兒曹黃口乳臭不敢逐儕伍紛
紛旅謁而命其以通家子之禮見然自一晉見
呈藝而外雖終歲亦不許躡躡門屏蓋弟有涇
涇之諒盟心二十餘年試竟老父母之任而覆

照之當知寧固毋通此生已小有本末耳昔袁中郎父母令吳而縣前酒肆十減其六七祇是訟牒稀簡所以聲施到今大都胥隸日肥而民生日瘠矣此易驗也劉承羸政民之望德旣深而見德亦甚易故有謂做地難治者不知此時之做地最易於治耳若吳之賦額差減於長洲而征輸稍不費力則催科無字正不必分爲兩途第戶下之田不盈數十畝而實乃族兄田弟

惟有祖墓三四畝耳自度無纖毫之事以累知已此番通候而外決不敢頻頻作書煩費酬答設有書亦必手勒非手書而或以賤姓名通必妄托也愛弟之深者幸於此一垂炤焉挑燈呵凍書不盡言

錢前輩御冷

在長安中僅一奉光儀而深荷注存所以獎與而護持之者無所不至脈脈此情惟有心感濫

鷹茲選固非始願所及但以得步趨有道摠侍
下風爲幸而星駕南旋暮雲阻隔矯首悵望失
所依皈某以麋鹿之踪入麟鳳之籞恐野性難
馴鈎絛未習自茲以往惟有守處子閨閣之訓
率書生咕嚕之常扁戶息交支頤杜口居身之
矜其在是乎且寧極深根潛惕互用素位宜然
非關避咎惠而好我願授韋弦永圖勿諉以報
知已茲因令叔抵任過家聊借赫蹏少抒積悃
不敢飾爲儷語有煩酬答

趙儕鶴先生

不肖孟蹇劣無似而嚮注海內名賢耆碩惟恐
生吾世而不得一當者此心菀結寤寐藏之憶
自垂髫時讀老先生文又頗習聞其人執鞭一
念倍切于懷向年敝通家哀集大稿懸之吳門
不肖孟不自揣妄綴數言于簡末此字字肝腸
非如邇來後雋依光附響借楮墨爲先容以博

燕喜人倫之一眄也老先生亦知菰蘆中有此
生乎方其沉頓帖括猶望憐而教之今幸微鹿
通藉升朝而進有泣路之悲退多染絲之嘆深
閨處子一朝結褵雖未必勤中饋代家穰而動
容舉止皆尊嫜所爲專矚婢僕于焉流睨于此
不慎動滋咲端不肖孟所爲夙夜悲飭而以世
路逼側又不敢自露其頭角以就正於先達中
之有道者惟是二十餘年矢心皈往不知老先

生能鑒其悃欵乎倘不見鄙示以周行真不啻
虔刀之賜也敢不佩服家慈苦節人世希邁三
年前已蒙 旌典今欲遍丐名筆以光家乘如
老先生者不獨朝野鳳麟抑亦文章冠冕倘得
於讌閑之暇賜之篇詠使悽風泣露之人得附
於清鑪大呂以垂不朽則明德所被世世戴之
分題求賦語具小引中不肖孟尤有得隴之望
尚欲求老先生爲立一傳使彤史可憑幽徽永

播須俟異時樞謁升堂百拜奉懇而非今日所
宜唐突也率爾通候不次不文

又

持讀來教旣荷提獎復蒙勗勵雖未獲樞侍下
風而使我洗濯流俗步趨古人宛若面命矣經
生屈首啣晤視一第如天上比進賢籠頭不覺
墮落泥犁地獄中耳目所及比比而是不肖粗
有血性若蠅營狗苟以了一生心竊耻之微先

生之正誨固時時自警也第深根寧極是豪傑
築基之學脚根不牢出頭太早每以取敗而不
竟其用多讀書厚養氣靜觀時變善刃而藏處
於潛見之間者其斯以爲素位處所見若此不
知亦可進於道否先生所爲詩及古文詞結爲
名山之藏寶光燭天當與制舉義並垂不朽何
時懸之國門使不肖一覩其全家母孀節妾覲
片言爲重雖未敢刺促惟長者終賜之

又

從來狂飈之下林無停柯苟非受其摧殘亦且因而搖動而岨峽新甫鐵幹峩峩挺然傑峙萬竅怒號而不驚百草皆靡而不化如老先生其一人也邊陲震驚醜夷得氣 廟社之需人也甚於燃眉而東山之安石西洛之司馬猶使之狎猿鶴而課花鳥其於憂違之計得矣如世事何但古人雖不見用而經邦大略時露一班於

楮穎間今日之事無棘於遼左章交公車非築舍則畫餅先生靜中匆睨試策此虜比之聰勸元昊及昔之女直蒙古何如亦不至爲鍾簾憂否此時果有韓范爲中樞劉岳任鼓鼙計當安出幸密以教我今國脉多病然急者治其標竊見夫學醫人費者心竊痛之又見夫不學醫而高談千金肘後者心竊恨之故願從秦越人而問垣一方某方且提鉛槧而稱書生敢商及遠

略特以身在輦下不無載胥之患知先生惓惓
憂國寤寐未忘特以目前急着就經世君子而
私質之耳承許爲家慈作傳此某所日夜祈籲
而終不敢相促者大都立言之旨貴於綱維風
教借貞發以諷衰僻因筭禕而勵簪紳或有道
者所自爲留意而無待陳乞也如意之貺如聆
玄霏况銘言字字可思敢不置之座右大幣極
不敢當而長者以縞帶爲賜屬意良愜遙拜登
受服之無斃矣不腆循緘匪敢云報

吳民部師每

弟濫膺茲選正當婆婆執林提三尺不律望古
人之後塵卽不然得爲墳索中一老蠹魚以飽
吾饒腹亦生平一快而鹿鹿長安非磬折偃僂
卽讌會徵逐日沉埋於格套之中而不能自振
祇恐人負其地爲國家養士羞耳年丈職在飛
輓有實政可循况以八面之才出坐堂皇理錢

穀入而攤書滌硯目之所入與手之所出者漸
造於日新富有行將揅名山之藏以驕眎弟輩
不令人汗浹欲死哉東陲未寧春夏之間政未
可知雲中上谷雖宴然無事而九塞綿亘勢如
率然狂飈一發將林無停柯而猶楚越視者真
肉食鄙見年丈耳曙天下大計如列眉度東方
猶可爲否萬一不可知而山海以西能安若覆
盂否弟懵無所識不勝胥溺之憂故願有識者
孰籌之而弟且心載之幸密以教我

張大同拂居

年丈分符得巖邑屹然爲西陲保障庶可寬當
宇一方之憂而弟束縛鉛槧依然一老書生無
所短長私心媿之九塞雜峙勢若連鷄中國爲
醜夷蹂躪將至於不可支奉琛之虜未必不因
而生心漢有雁門太守匈奴不敢犯邊此猶干
城之任若桑土綢繆此必循良者所饒爲也年

夫其留意焉

徐仲容

久不得吾兄書頗用爲怪近接一函迴環展讀字字沁心始信愛弟者莫若兄其洞見垣一方而刺其沉痾者亦莫若兄兄言弟虛衷善下况搔著痛處真使人不得不下也若吾兄近況之苦何俟縷陳弟固爲兄痲心而蹙額矣天之降割於善人殆不可曉或有言當散財發粟爲非

常之舉以迂天眷者其說迂濶難行而其迹亦近於釣奇或有無食無衣不婚不葬隨耳目睹記惟力是視如救頭然則有片念舉發而立格蒼穹者但勿商及左右及箕歛之臣一躊躇間本念去矣佳城鬱鬱兄已殫貲竭力而成之迺言其非吉壤者不啻十人而九遷徙未可輕議而因仍未必卽安卽歿喪狼藉不自茲始然豈可益薪而止沸乎毋謂成事旣往以身聽之也

弟之心折吾兄雅非一端兄既有良藥之投弟
可無食芹之獻至若才華蓋世骯髒半生進則
經營一戰退而締構千秋此皆兄所饒爲而縱
懷杯酒寄興土木兄實不免於褻天何怪乎多
克多思萃百罹於一身也非愛兄之極者不敢
爲此言然兄婉以導我而弟戇以規兄狂奴故
態浸淫筆端則所以佩兄之教者可謂悅而不
釋矣媿之媿之有無相恤自是古人高誼家慈
百計枝梧捉衿見肘正爲緩急無可告語弟恐
發棠旣多嗟來難受耳豈不知吾兄何如人而
自爲陶胡奴之米也弟之逗留於此未知何日
得共笑言捉筆凌風可勝神溯

范少叅長白

昨歲聞尊夫人之變擣素無聲椒花絕響蒙莊
之痛自當百倍恒情即欲貽書奉唁而竊聞道
路謂毘陵女史業操管彤以侍左右二十四橋

之間一旦而得傾城者六又何奢也冥冥之中
豈其負此畏友或者悼心之極聊復借此以解
煩紆不然且不免於奉倩之癖爲達人嗤乎不
肖此言可稱善於解嘲試披覽及此定當點頭
謂海內一人知己耳萬笏峯頭盡欄朱閣宛如
仙人淨廬清風朗月之夜時時縈我夢懷而匏
繫在此回首家山不能奮飛碌碌於塵沙糞土
而又時聞金戈鉄馬聲迺知天平山長雖南面

王萬戶侯不與易也銀鹿南還將此尺素以紆
契濶惠而好我母靳德音同館友人中州侯蒙
澤酷嗜椽筆珍若換鶯書今以高麗鏡面四張
奉寄午睡旣酣晴窻無事粉指拭箋玉腕捧硯
不妨奮筆作美女折釵痕第恐翻汚練裘耳識
款乞爲蒙澤字此兄亦解書才致翩翩可把臂
入林者能乞書於范先生其人可知矣有懷未
盡更覓郵筒

王淑士

閨關分手遂作經年之別長安邸舍塵勞萬狀
問訊故人之書多不及作卽以仁兄知我愛我
而不以赫蹏將候正爲世諦中寒暄書札旣不
必出自吾輩而解褐以來惟以無益之應酬無
情之杯酌爲尋常日課讀書不數葉剝啄闐耳
稍欲閉關謝客又爭爲好異而目攝之學問之
荒落面目之鄙俗誠無如去歲者有何佳致可

爲知己道抒帑欲揮吮筆將下而想見仁兄
然獨坐於青芝鄧尉之間挾策長喙盱衡千古
誠羨之規之竟羞澁不能置一詞矣如弟躁妄
之性迂踈之志正當以仁兄之清真簡遠爲對
治金針而忽接手教乃言時可以動不必頰首
低眉作閨閣中行徑夫邊郵不靖宇內驛騷苟
有可爲自當劬竭蹙稍見一班而弟捫心自
揣鯁生無當於用非其才老母在政身未敢許

人非其時且天下事無一不待人爲而其實無一可爲者盡餅聚訟空言無補宮府內外人人得以掣其肘而又人人得以搖其舌仁兄虛中靜觀凡有熱腸濟世而胡越同舟者幾人使進退維谷爲旁觀齒冷則又不若守仁兄管年之訓靜以待之幸而廟社有靈但願喬柯之下蔭及芳草不然而載溺俱焚則引義自安而外誠不知所出矣兄書中言僑寓鄴城去伯通橋跬武而近弟竊有得鄰之慶而九疇言仍在城南何也讀書住山自是仁兄生平奇癖而世路悠悠間有以避就之情漫相卜度者弟已代爲割晰多所開釋矣兄曹碌碌媿非渥注之種不堪追逐鳳毛迺蒙父執過相矜許仁兄不以君房見畜幸賜之董誨茲因歸伴聊陳積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遠集卷之六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何儀部匪莪

某屏伏菰蘆中稔聞當代人杰有何先生蓋因
粉榆先達多能道先生風節與其行藏梗概者
不肖夢魂嚮往願爲執鞭之日久矣頰首帖括
雖不能効治古文詞及詩而名山大業爲宇內

藁矢輒焚香盥手而讀之故於何先生皈依仰
止雅非一端而前此敝同藉周蓼洲司李爲家
慈丐貞節詩於貴鄉諸名家得一二十章則何
先生所賦泰嫫之篇儻然在焉且驚且喜如持
鉢乞兒思天厨珍膳口角涎流迺想食食至其
腹果然能不抃舞稱快也就一二十章之中揆
藻布彩續紛具陳而古雅春容有典有則又必
以瑤篇爲冠跽而奏之高堂并寂莫孀閨如聆

仙天之響不肖之拜賜於先生亦侈且溘矣去
年冬有友人傳示先生所撰貴鄉一烈婦傳其
文原本檀左而又出入于公穀之間雖憂擊鏗
鉤而繁聲促柱胥歸大雅一彈三嘆綽有餘哀
蓋文中之最法亦最貴者捫燈哦諷不忍去手
遂發一弘願必欲懇先生爲家慈立一傳便不
減杜當陽劉光祿欲仍托蓼洲司李而蓼洲歸
矣又與敝同藉曾大雲談及而大雲慨然爲不

尚任其介紹竊念先生片言便可垂管彤而登
琬琰卽百舍重趼摠衣匍伏猶恐微忱不足徼
大君子之惠何敢以未通姓名之人率爾薄蹠
輒干記室惟是何先生不獨以文章垂世狎主
詞盟而高風素節挺持人極實爲朝野之所儀
刑其於苦節貞婺有關世教者必深嘉而樂道
之某不肖何敢僭擬古人如顏魯公歐陽文忠
公之爲子而家慈所爲持身課子出險入夷

以視顏母歐母則恢乎有餘矣無論不肖生而
幸脫于刀俎束髮授書悉稟慈教卽此時身在
長安去慈幃三千餘里而臨岐訓誡之詞宛然
在耳惟恐一賞足自底弗類以貽節母羞則家
慈之所以勵不肖者豈若村媪俗媪祝其子富
且貴而身饜其餘甘者可比也凡母子相依之
苦與相期之大未可與世人言而有道君子因
事立教或听然而採不斐之辭又或忻然而撝

如椽之筆皆未可知用是遙望頂禮而介大雲
爲之請惟先生垂愍而賜之不肖所草孀節紀
略在三年前正奉 旨旌閭之日今未遑改定
家慈今年六十有一矣資薄祿爲養邀半通爲
榮或可以娛暮年而又恐致身之後母不能有
其子所謂老母在改身未敢許人則不肖尚且
熟壽之謬恃道義之雅忘其未同遂披衷而請
改并祈賜之董誨 律中者如雲幸不金

王其音則書郵慮不之也臨楮慙慙

韓兵憲鵬南

不肖藿食鮪生荷師臺甄植之餘得通往仕版自
羸馬西風蹴躡應酬而外求可以上答清時下
酬知己者了不可得自今以往問何職何業不
過文史咕嚕之務依然白面書生耳但從邸報
中見羽書旁午邊圉孔棘則感然靡寧媿乏投
筆請纓之志而徒有俱焚載溺之憂 聖主矜

焉東顧舉金城而是屏是翰者翳師臺是賴不
宵竊觀遼鎮五道皆今日所爲赴湯蹈火戮力
捍艱之臣而開原不守師臺有均勞而無耑轄
往來驅馳出入行間冒霜雪親矢石其事爲最
難而其心尤獨苦夫邊庭之事猶一家然未有
門戶已撤而堂奧宴如者恢復之計知師臺無
刻志之而祀漆之隱憂以爲可保遼陽無事便
爲宗社無疆之慶者信乎不肖猶憶四月初

面奉台教謂必能戰而後能守以今揆之戰與
守定當何如懲噎之後豈敢復言犁庭但不知
能進而越遼陽一步使虜騎所蹂躪之地不終
淪羶土耶抑且以遼陽爲鴻溝而猶岌岌焉虞
其薦食也夫宋之季世第恐兵力孱弱耳今且
苦無兵有兵又苦無餉有餉又苦無轉輸之具
提衿露肘真足爲四夷姍笑而近有遥策虜情
者以爲虜中亦苦饑我之芻粟委積於海上而

飛輓不時虜且津津垂涎正恐藉盜糧如近日
芟禾發困故事且聲東擊西亦狡夷之恒情可
不亟爲之所乎旁觀之議謂當購虜以制夷而
昨見經臺揭以爲夷虜交誼情形已見購之無
益有欲從屬國間道出奇而說者又以爲朝鮮
力薄不足爲有無且不能保其無它腸紛紛築
舍苟非身履其地而蚤夜熟籌者無以折其衷
某雖不敏愚不能效一策噤不敢齒一字而

國家之事無有大於此亦無有急於此且身在
輦轂下豈敢塞耳不聞而愒愒焉如趙武子
之視蔭乎恃師臺疇咎相遇之態故敢悉心奉
質而願得預聞其崕略倘得奉承明教亦惟藏
之胸中必不敢妄示一人此書亦願師臺隨付
爇炬使它人見謂豎儒何知哆口而談軍國事
也

胡中丞奏六

恭惟老公祖晶輝玉映朗鑒星懸立朝則介立
不回攬轡而人文胥變其在諸生中嘗諮之具
眼求所謂揀時持世必爲臺下屈第一指而南
國多幸惠徼袞衣以豐鎬則高皇湯沐之地
以吳會則國家儲峙之區當今之世而求如
周文襄王端毅其人者又非臺下何以稱此向
在都門隨諸先達後仰拜下風則鸞停鵠峙之
度鳳質龍見之章隱然照人光生四座雖以承

學罔敢深叩而略占馨咳髣髴緒餘未嘗不退
而抃舞慶吳儂之得天也比聞申驅已臨敝邑
遙知故國山川沉霾盡掃吳宮花草春風漸回
四履嘉被十郡驩騰而其在檐楹之旁鈴閣之
下首先戴德者自當踰月而羔豚定布氣而鷹
鳩化矣正擬削牘馳賀而瑤華寵施盥手披讀
又嘆服谷王之量而管蒯不遺也東南民力竭
矣此瘠心世道者所稔知而况填撫其地虜廟

堂以遼左未寧騷動寓內天下一家豈敢自爲
畛域但竊聞敝鄉諸先達每嘆征輸之事有日
增無日減剗肉醫瘡之計必有如文襄端毅者
主持於上與郡邑大夫苦心而釐刷之則瘠民
不至日稿此不獨一方之慶實 宗社根本之
福也某白面何識從橫偶因明問所及聊爲頰
尾之民徼此曠蕩惟臺下宥其狂率而還教之
卽日欲迎家慈北上敢希青雀之賜更當崑侔
布候以申下忱

鄒南臯先生

某髮未燥卽能誦述老先生事每嘆以爲天植
忠義當與貴鄉先達文山先生及 先朝楊忠
愍異軌同符世道狂瀾莫知底止而天柱不崩
地維不陷獨賴如老先生者挺立於其間耳此
其人卽兒童走卒亦能知之而某爲文氏甥文
水翁則外曾叔祖也某十月喪父賴母氏鞠育

之督誨之以抵於成立家母爲衡山翁曾孫女
無論其冰蘖之操貫日鑠金而能讀書明大義
亦笄禕中俠烈偉人含淚授書不獨望以青紫
羔雁而忠孝節義每談之不去口凡老先生歷
歷梗槩家母得之於家庭者爲最真而還爲某
稱說之故某之仰止所謂與生俱生而非師友
聞見之所自入也浮湛諸生中間得奉教於端
人正士而龍門覓隔未遂樞趨倖登仕路前途

阻長此時若不發勇猛心立堅決志則縹緲十
丈岐路千蹊古來聰明英傑失足於此中者亦
復不少以此循省竦惕不遑惟恐下負生平上
慙母教每願得海內至人以爲依皈而登峰造
極當代無兩者非老先生而誰若夫口授筆記
流布人間者亦嘗窺其一班矣造入精微理歸
平淡凡從前警古震今之事正如太虛無着浮
雲不留而後學小生當從何處着脚從何處入

手使外之不爲流俗所移而內之不爲血氣所
轉宜動而動宜靜而靜以至語嘿行藏夷險生
死如舟之有舵而風不駢如手之有杖而行不
跛惟願憐愍拯拔詔以階梯倘此生稍有造就
不至流浪汨沒以終其身則陶鑄之功豈在生
成下魏大行乃同志同學人也茲千里遠來以
不朽奉懇而鄙蕪之詞實爲草創敢藉此布其
下悃至於家母一生苦節已經 表章而不得

大君子片言以垂家乘則家母所爲提命某而
使之仰止高山者何以稍慰其懷紀畧一冊呈
覽此某爲孝廉時因家母蒙 旌而草此文辛
苦艱難之狀言言實錄求老先生哀其孤苦或
短誦數韻或題識數語一字九鼎得此爲足不
敢有所奢望以煩清思也倘此生有幸終當叅
叩函丈備掃除之役冒昧唐突

范司理玉坡

在長安中日碌碌於塵土間以訪謁爲事而同
藉兄弟氣類相通所願申蘭茝貽編紵者又往
往交臂而失之卽以襟情臭味如年兄而未得
促膝傾倒迄今追思每有餘恨大梁爲天下雄
郡年兄以李官臨州邑大夫之上激揚章瘴又
兼行省方之事此真得志可爲之時如弟以咕
嗶餘債未了仍頰首而爲號嗷小生年兄當
聞而憐之決不似世情相矜許也

王叅戎喬峰

竊從二三同人傾挹高風知門下以青箱華貴
丕承先德翰墨淋漓詞壇所共推不肖實嚮慕
之寒家遺物久歸清闕不肖從弇州跋語知其
踪迹藏在胸中二十餘年偶遇琳伯年兄托其
奉訪度此種公案已在有無間果有之詎肯唾
手相貽而門下有懷錫類還其手澤遂使上苑
瓊花復歸江渚豐城故劍飛合河津豈不快哉

文選集
抹手擊額未足鳴其踊躍之私鏤刻之忱也別
諭臨摹副本兩家所遺各歸世守尤見仁孝用
情賈別流俗一讀一嘆并來教亦當錄之簡末
永作佳話矣都中書家無善爲優孟者俟抵舍
卽一一如命裝成一卷以充鄴架小詩志感情
見乎辭不腆芟芟匪報永好

某都閫

不肖嘗聞之王弇州先生云 高皇帝艱難百

戰之天下乃使白面書生從容而嚼食之興言
及此每爲賈涕今東方未收疆場日駭雲臺之
高議舌敝耳聾盡成畫餅獨賴援枹授綬者得
公忠不貳心之臣以少抒 明主拊髀而中外
相蒙之故套又牢不可破日復一日不知所稅
駕矣每歲糜縣官億萬金錢以養兵而所用又
非所養爲割肉剗瘡之計則調各鎮兵以充遼
左而西北諸藩不尙調亦無可調夫浙中亦精

兵所自出向用之征倭而效今用之征奴而未
效者亦係乎召募之人與簡練之法何如耳台
丈向典禁旅今膺專閫其於尺伍單弱士氣不
振之故想亦熟籌於胸中矣猝有緩急不無仰
賴惟早留意焉幸毋雅歌投壺策蹇徜徉如韓
蘄王之在湖上也若不肖者亦有虞允文之志
媿不能耳因芳訊之及而略抒其端

鄧虛舟先生

自己西留都得奉清謙彈指星霜遂更十載師
臺直節侃論朝野共仰而羊腸世路不能紆迴
以徇之既已別歷中外又復偃仰林園然北闕
之書旣揭於日月而東山之望正佇作霖雨方
茲邊圉孔棘廟社需材不肖雖渺劣無所觀記
以目中所見精明彊毅智深勇沉誰出師臺右
者便當懋膺不次以捍王艱未可堅猿鶴之盟
穩松風之夢也至若桐鄉遺愛尸祝常新做邑

錢穀之繁夥甲天下爰謀之狡獪亦甲天下而一經妙手如軒鏡晝懸燃犀夜照褫猾胥之魄落訟師之膽庭無鼠雀之耗野靡雞犬之驚每與村墟父老歷數前後十數公未見何人可與師臺相頡頏者以此去後之思久而彌篤爭願師臺建牙開府來尋舊遊使吳儂更徼福庇以樂餘生此輿人之誦而非不肖之私戴也若不肖以櫟社之朽株稱公門之桃李間蒙獎許時

借齒牙古人一飮不忘不肖雖踈莽無足比數而自束髮就童子試以迨今日啣知感遇歷歷在心豈如師臺者而敢忘緣羽黃裳之報也惟是甫離咕嚕洊臻畏途進有岐路之悲退慙蒼黃之染一行實墜沒身莫贖惟願時賜金篦以導愚矇倘得異日小有底立不至碌碌庸人是爲師門之光而今日固未敢言耳百花洲集而外名山之業想日益富矣毋爲久闕願廣其傳

使不肖亦寓目焉茲有所懇于師臺者家慈孀
居垂四十年乙卯歲奉 旨旌閭不肖遍購海
內名筆爲之詩歌以光家乘借古人相比分題
索賦恐其易套不耐觀也敢以二篇爲請萬望
慨許卽擊鉢成之以轉達都門則瑤華之賜豈
百朋可擬

祁夷度先生

燕臺索處幸得密邇函丈時聞矩誨乃不肖所
以服膺師臺者不獨文情道氣盎溢眉宇吐納
風流具足千古乃以素心亮節未能頹仰于時
爲流俗所摧折者雅非一端而師臺處之冥然
更能和光挫銳細密周詳以求合於古人之出
處此非學問得手者不能禪家謂定力當如蘇
迷廬山四面八風屹然不動又云大熱何處避
惟於鑊湯爐炭中避此兩重公案是師臺榜樣
矣聞至東省卽借差南歸密園泉石依然無恙

蕙帶蓉裳課花青鳥寧問朝章之改不改與初心之違不違但公論故在有屈必伸海內爲師臺扼腕者十人而九則不次之遷政恐捉鼻不免至於浮沉中外閱歷風波不特歷試諸艱抑且備嘗諸趣在曠觀者每因此以灰其熱腸而用世者更藉此以基其大受惟師臺酌而用之不肖原擬蒞政之後卽乞假歸省偶因選期相迫不免遲留而會逢館試濫膺此典然倚門孺

毋一見未能而邊圉未靖則有銅駝生棘之憂世路多巇又有龍蛇走陸之患師臺憂時嘗切閱世滋久矣其何以策之而何以教之所委曠亭小艸序勉綴數語爲師臺一揭其隱衷世苑或未成書弁言亦當續上便郵不乏翹企德音

段黃門幻然

向在南都落魄之時極承眄矚旣鍛羽南還又辱芳訊諄諄見存王孫一飮沒齒不忘况如台

臺過採葑菲不特賜之剪拂抑且收爲氣類不
肖寧有胸無心者忍以今昔異心哉比聞入山
以後絕口世緣棲心物外夫能蜚能蟠使人見
首而不見尾此真神龍之作用不肖嘗見夫不
合時宜之人其於藏之一字大都未盡商量旣
已舍矣誰許其不藏然所謂藏者非徒抽簪解
組亟返初服之謂乃埋名鏟采以天地間必不
可無之人而當其藏也似天地間竟不復有此

人乃妙於藏者也東方未救疆場日蹙天下漸
脊脊多事矣高臥雲丘濯足洗耳正恐大臺傑
終不能享此清福然辦得一副採世之熱心者
而又具一雙觀世之冷眼則進退綽綽胸中廓
然矣謬托知己故敢肆其狂談若不肖孟以二
十不字之老女而驟奉尊嫜豈敢縱談家政且
束身自矢不改其處子之度而已餘非所知也
長者念我何以爲韋弦之警

趙淇翁座師

希孟生平謬以雕虫末技受知於海內具眼者
雅非一人至若遴之垂棄之中而加之國士之
譽慤勲獎借愛護嗜植感恩知已則惟我老師
未可屈第二指矣正擬命下急覓書郵以慰
睠注而銀鹿遠來則瑤箋雲翰斐然溢目矣及
門之士如林何老師篤念孟迺至於此迴環捧
讀幾至涕零而獎許太奢知老師惓惓世道不

以參苓而廢溲渤顧孟自憐恐不堪爲國醫用
耳苟可少劑刀圭有禪湯液卽割臂挾肝亦所
不惜無奈切脈疏方者人執一見如補泄之必
不可相濟而溫涼之必不容並投則草澤醫人
噤口縮步而已支離攘臂其間人且以爲狂爲
躁而呵斥之故孟自解褐後居長安漸熟而不
敢輕謁一客不敢錯置一啄酬應往還雖不容
杜絕正所謂傀儡無情隨場敷演胸次磊塊墨

墨自茹惟恐頭角稍露使人指爲躍冶不祥而
房海老所言不知何自得之昔有一同人見贈
二語謂京師中多毀固足敗名多譽亦非善事
孟聞此更憧憧惕惕矣要路諸公亦有過採葑
菲而欲置之於蘭籍乃落穆孤踪微有不可親
踈之意則台教所示渙群中立其根基皆出於
此依人脚跟隨人口吻傍人籬壁受人籠絡真
鄙夫妾婦事孟嚮爲諸生時每稱述此輩以供

抵掌尤而效之寧死弗爲也廟議沸騰計老師
局外靜觀自有以折其衷至於老師朝野之望
與日俱崇孟偵之物情叅之卷議莫不謂豺虎
可昇雨雪旣消卽箕舌哆張今亦縮頸而去矣
更不必用此呈懷惟是宮僚首冠揆路漸邇更
養難進之節以迓將來之福安石東山君實西
洛使天下延領翹足時日以須乃徐起而副之
則今日不雨之密雲卽他年歲旱之甘霖也孟

啣知感遇夙夜在心頂踵捐糜莫知所報苟可
入聞於老師或可密布於朋友者自當焦唇禿
頰而爲之無俟台札之叮嚀昔仲尼適荆先以
子夏申以冉求與夫武叔肆讒子貢訶詆彼三
子者奚待夫子使哉房海老之言懇不敢當俟
從容敬具一札通之恃老師之臭味或不嫌
未同也

又

草坊 命下老師以二十餘年金闈之長領取
官僚凡在朝端莫不忻忻動色以爲博望之苑
塵封日久必得名德碩望如老師者當細旃之
席則啓沃元良或有當於 帝心耳迺孟切計
老師自壬子入山不踐春明者已八閱歲公論
昭明輿情鬱勃從此游登啓事一歲九遷升揆
秉鉉猶可作黑頭公當此疆場孔棘廟議沸羹
非有命世之才何以翊天步而襄廟謨老師真

其人矣昨歲周旋數日竊觀愍時憂國之心溢於眉端旣膺新命似當促駕還朝入而講道論德出而矢謨颺言用挽方蹶之天而拯大小臣工之所不遑耿耿一腔知老師不後於古人遲迴瞻顧以難進爲節者此拘方之見耳或者臧浪雖平而猶鎮之以定狂颺旣息而更養之以寧使天下喁喁焉如亢暘之望時雨而雲霓之屯猶持其滿盈者而不輕發一出而其霖澍澍澤滿寰中豈不快哉此則大人出處之妙用而非蒙渺所能擬議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遠集卷之七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房侍御海客

辛酉

敝座師累致尊旨惓惓注存至品題獎借又見於翁臺所貽友人書中固知滄渤之量不遺細流而希孟幽蘭自紉空谷忘言既不敢市譽於蹇修又不欲呈身於月旦何以見許之深而期

待之厚知已一人可勝抃慰雖然譽者毀之困也名者道之蠹也合志者異已之的也有一於此難乎免於今之世台翁愛我密以氣誼相灌輸以德業相砥礪而著進姓名不願落人齒頰間則金湯之護勝於標幟多矣咕嗶書生本與世事不相關惟熟咎天意之迴環靜觀物理之反覆宛如展畫圖翻奕譜時時偷着冷眼發然一咲耳主張幹旋言爲世重真翁臺事也厲以須行及時矣有耳有目所共傾矚豈獨希孟一人百惟珍重以副時望

宋獻如

知仁兄已抵家斑衣無恙鳩杖頻扶此樂自不減三公豈復以他念縈懷第仁兄感時憂國之志苑結五衷非若他人懊喪無聊借此以紓其孤憤者未奉手札之前陳居一示我以暇整錄讀至上南中當道書不覺迴環數四并使我欲

酒憂天之淚也遼事大壞不可收拾總由肉食
泄泄厝火垂堂以致今日建業臨安畫江而守
非吾輩所忍言然龍飛之地有目眈眈何可不
蚤圖桑土兄此書便當與江統徙戎杜牧臯言
並昭簡冊以見寓內未嘗無人奈聽者之漠漠
耳邇來布衣衿帶之士上書奏記者不一而足
大都以邸報之塵羹爲杞憂之石畫與各衙門
套子何異覽不終篇頭岑岑欲睡又見天下大

勢如一積虛之人風痰交侵漸有痿痺不仁之
象法當用針灸次則金石而群醫膺集藥案盈
篇無非甘草陳皮之類甚者欲買參耆而掌計
者誘以財匱欲延良醫而奔走者憚於陟遠草
澤而陳單方者疑而弗用却而弗進至若禱群
望賽土神理之所無或事之所有亦多袖手觀
望左枝右梧守主人之囊篋而不敢動動之恐
觸其怒而增其病而不知主人之病固已膏盲

矣 國事如此真可痛哭弟亦非有胸無心者
但哆口落筆便以爲躍冶不祥之金且經臺呼
於外而漠不應宮端呼於內而漠不應雖有甚
弘血賈生涕徒付之清夜枕席之間酒杯談笑
之際而已此等言非仁兄不敢以告亦不必轉
聞之它人也

毛修之

前歲握手金閭雖塵冗中不能促膝連床而仁
兄於落落汪汪之內一片心期炯炯照人弟實
儀之而心醉之卽欲申縞帶話班荆而滿堂目
瞪又以心不以言也獻孺邸中邂逅數語益覺
匆遽但見仁兄骯髒之餘無幾微恹惓見於眉
宇而愍時憂國之外不勝友生聚散之感古所
謂有心人仁兄實可以當之嗣接手教慰注良
渥弟以疎慵成癖兼之長安格套日蹶躓於泥
灰糞穢間日復一日了無休歇欲展薄蹠與同

志故人遙對於千里之隔而酒債詩逋又復奪
去遂至經歲不遑酬答固恃仁兄不以世法苛
責而弟之不沾沾以世法事兄於此略可見矣
東事日棘而廟堂之上厝火處堂惟上徼 列
聖之靈以輦金甌章交公車言者等於築舍而
聽者漠如充耳弟生也懦不能請纓愚不能借
箸而姑以矇瞶之見折衷於仁兄譬之操巨艦
浮大川凡所謂篙工櫓師揚颿負綽者可人自

爲意乎抑當邪許相應乎長年三老收舵而不
下卧百尺之桅而不得使則雖賽神伐鼓擊楫
中流可行乎不可行乎不行恐其淪陷於沙渚
而不得出行則恐其震蕩於驚瀾而不及救有
群力而不能收群力之用群力欲自爲用而
國家又終不能藉其力此今日之勢而吾儕小
人安能免於載胥把酒臨風向銅駝而揮涕者
非憂天乃自憂耳政身未敢以許人其奈之何

居一九疇幼瞻諸兄皆仁兄懿親密契而弟得
昕夕支離於其間猶昕夕對兄也鬚眉道氣髣
髴在目敢不竭蹙自勵以副相期僑寓吳門果
諧初願否兄爲伯鸞則仲容亦可爲伯通但江
楓漁火估客喧闐不妨重卜善地耳

梁虞部大胸

同籍中才彥如雲至於賦材雄渾結思蒼茫遠
攝少陵之神近追北地之魄寥寥屈指厥惟年

兄本願牛耳同壇鴛鳴悅響何意參差分蜚南
北矯首悵望我勞如何留都風雅所歸竊喜兄
之不寂寞而近聞權關雄茲弔李白於月夜揖
袁宏於扁舟此皆詩腸之鼓吹而騷壇之湯沐
也若弟雖頽首呶啞不免教人作金華殿中語
何時與兄拈題敲韻共商竹素之業言之神飛

吳仁和亦臨

松陵去郡城一衣帶水翁丈氣誼久在弟胸臆

間比聞循良之譽踔冠兩湖夫以貴邑人治仁
和而神明惠愛與文采風流相爲照耀者前有
季侯後則翁丈何召杜之相繼也昔人詩云欲
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閒事亦無想此景況不
勝魂飛惜逗留此中如沾泥之絮卽刺史公與
弟亦雅相投分而不能棹扁舟借一二賢地主
爲六橋兩峰作芒屨竹杖之緣恨可知已聞子
將名士無端爲蠅矢所濺惟翁丈念文章臭味

時一慰藉之

茅止生

當世所乏者不在才士而負才之士往往投其
精魄於文酒吟嘯之場甚者盱衡八荒糠粃一
切而還爲世蠹昨在九疇處讀仁兄二札知才
士中固不乏有心人而一見暇整錄則拱手下
拜矣披讀手札淋漓滿楮其許我者甚奢而勗
我者甚厚弟則自揣有素實媿此言國家之事

已至於此正管人所謂當用承氣湯之時而猶左手執糜右手持脯具朝夕之膳以進於疾憤麻木不醒之人此婦孺所爲誠覺可咲然藥雖有其如人之不服何又譬之行舟提篙蕩槳揚帆繹繹者亦未嘗無人然邪許不已化爲喧呶喧呶不已漸成詬誶詬誶不已從而搏擊而長年三老方且鼾鼾高枕持柁而不下雖有没人操舟之技惟撫膺長嘆耳弟嘗謂今日時勢事

事猶可爲而實無一事可爲者若徒上痛哭之書過登聞之鼓言不必要其用用不必要其成則又不若姑存此身以徵倖於萬一可乘之時不敢如俗諺所云船未翻先跳下水也來教所示養其神於至靜鍊其力於至紛斯真名言事不必兵刑錢穀而後謂之紛卽應酬筆札亦自有至紛處亦可以自鍊其力決不至忽忽悠悠冥安鴟毒守循資懷祿之智以負知已

婁子柔

往年家慈悅辰錫我鴻篇所以相期甚遠而相
勗甚厚錄置一通携之篋笥以當韋弦之佩至
手教所云刻意爲古人全不類時俗人爲古人
又不必過激正在平實中真是一字一味服而
行之享用不盡矣平實最難洙泗之所謂庸佛
氏之所謂着衣吃飯運水擔柴是也然亦有時
俗中之平實如京師格套專以拜客爲第一義
而吃酒卽次之館中故事讀幾篇文章正宗敷
演幾篇館課如是而已此處不平實則屬於矯
激而成躍冶之金此處太平實則一味流俗而
爲隨風之草凡學問貴真實參究願先生於此
處更下一鉗錘使不肖於不激不俗之間得一
安立脚跟之地步其爲享用更何可言

徐汝廉

以仁兄之才正所謂振臂一呼千軍皆廢從橫

字內屈指幾人而浮沉淹抑迺至今日湘纍天
問便當爲兄而設幸仁兄拓八極之胸開千古
之眼不以幽憂紆鬱入其懷中前歲江上相逢
意氣猶昨倘挫之益堅困之愈壯則天之不能
窮汝廉可知弟以此信兄兄勿自疑也郡中之
馮非熊其才稍遜於兄而窮乃倍之苟可竭其
齒牙又何敢愛然當吾世而欲覓一陳玉海吳
白漚亦不多得弇州云憐才者如春風拂面便
涕新受事於地方者弟已人人囑之要以此言
爲兄告正以腐鼠而啖鴛鴦雛耳

鄭開孟

仁兄之才正與汝廉相伯仲仁兄逸宕汝廉魁
杰乃汝廉又從理路以探其奧故微近於語錄
仁兄則從該博以窮其變故漸化爲古文至於
肉眼之眈眈而衆口之信信亦略相等要亦時

爲之耳蔑論先輩即數科中胡休仲之文不語錄乎李愧菴孫子晉之文不古文乎爲虎爲鼠豈有定價耳食者以爲戰之罪而弟直委之於天然天下亦無終身淹抑之才士所謂此翁性緩不會錯也兄弟自信而已邯鄲之步必不能第稍稍去其駢俗者可耳卓令君龔司教弟已諄諄囑之兩兄自是賢者而未必有域外之觀恐亦未必能破格知兄兄亦不求知於一令一

論也聞兄年來生計不免蕭疎然猶不至甚困否下障何地誰爲伴侶兄雖久於諸生而從不知有臯比生涯之苦則其討便宜處已多無惟乎其准折也騁筆狂談以發千里一笑

石年伯楚陽

不肖孟自黃口時即聞郡使君有龔黃召杜其人而不獲竟其任私心痛之既稍具知識奉教於鄉先達則知老年伯風猷品格俱千古以上

人造福吳儂特一班耳每懷執鞭之願躊躇胸
中垂二十年恨丘樊弱羽不能千里從遊摳趨
函丈而天假之緣幸與伯兄聯武曲江遂稱莫
逆舅弟促膝披襟肝膈盡吐有病必鍼無疑不
晰如伯兄者正不肖所當北面而事不當以雁
行進而幸我良朋收爲同志并老年伯亦忘其
謗陋肯以猶子相遇所惠孀親二詠悽風泣露
使爲人子者不忍讀毒之家乘便可流韻彤管

貽微金石而瑤札寵頒若以不肖爲可與語者
至念及外大父疇昔施及宅相替人謂王郎酷
似王公不肖未敢以此自許而俯思外家卵翼
之恩仰懷名賢剪拂之德敢不痛自砥礪以報
稱萬一方今 聖明踐祚庶政維新而邊陲旣
有薦食之形中朝亦多戎莽之伏種種隱憂徒
懷杞漼老年伯靜裏遐觀洞若觀火倘有枕中
鴻寶在伯兄口授之外者能不惜惠教乎圯上

老人遇進履孺子授之數十年之前而卒用其道於數十年之後若謂咕嗶書生守文墨無狀鳥足語天下事恐非_人者所以勗後進也伏讀大集其手格出入韋陶而感時言志淋漓毫楮讀其詩想見其人豈徒以敲聲戛句爲工而已俟刻全帙容綴數言以附簡末中外想企正殷恐猿鶴之盟未成息壤尚冀加餐以副輿望

范文選質公

不肖新從菰蘆中來守咕嗶亡狀不意台翁新節交驩促膝娓娓私心感之媿之而未有以報也至諏諮下迨必欲舉所知以對不肖浮湛諸生二十年所交不出里門卽百里內外有臭味相通者不過寥寥數人而近有一種意氣之士傳聲附響以耳語耳不肖每竊笑之豈敢漫據以答知己且夫辨官掄材台翁之事也文史鉛槧不肖之職也若使不肖越局而談哆張其雌

黃之口是一妄庸人何足備藥籠中牛溲馬渤
之用躊躇兩月實欲委之不報又恐翁謂不肖
自匿其狂瞽而虛下問之意姑就不肖所師事
友事者聊摘一二以顯雅懷不肖於里閭間有
仰止而心儀之者三人伍少叅寧方病廢矣其
言頗見用於世吳銀臺因之負朝野之望雖留
滯東山而風紀激揚之任終不可無此人更有
袁大叅名一虬者謫謫三徑圖書數卷恬修獨

行卓然古君子而海內絕不知其姓名雖其人
既老雅無意於斯世矣盍一表彰之以爲頑懦
之礪羽儀之用如近日張明初故事乎若夫少
而同事筆札迨其服官之後而見其造以日進
局以日恢者王學憲志堅顧比部大章是也王
則文雅絕俗氣韻蕭遠不囂然以用世爲志而
世務嘿嘿寃心至於提衡藝苑綽有餘長年方
強仕而可遂其雲臥耶顧則脫去邊幅真率自

喜而救世饒有熱腸論人亦稱具眼迹自落拓
才實精密所謂驪黃之外別有駿骨者置之散
曹真伏櫪耳他如尹兵部嘉賓蕭疎之致頗近
於王而磊砢峭直如謏謏之長風如劉儀部錫
玄綜練之才頗類於顧而強幹精勤覺恢恢而
遊刃此皆灼見聊爲闡幽若其嚮用方新與藻
鑑素晰者不敢枚舉也更有流俗所諱言而不
肖心實企服者則有高大行景逸其簡身至密

其學爲聖賢最切彼其人真可升正叔紫陽之
堂入餘干新會之室而悠悠之口以多事目之
豈有解居湖濱讀書味道每入武林韜光寺閉
關靜坐輒數十日不見一客而強預人間事者
耶惟當世無虛公甄別之見以積成其勝負不
結之局有能坐斷兩邊獨由中道而爲國家蒐
遺佚隆真儒則此公宜先留意矣不肖生平交
遊頗慎而都門尤慎之慎者若夫魏大行大中

文遠集
陵峻正骨雲中之孤鶴也徐國博大相侃侃昌
言陽之威鳳也若魏之貌冷而心熱徐之中
栗而外溫尤所稱備四時之氣而非一節之士
矣使所遇不幸不失爲唐子方鄒志完使所遇
而幸直可躋之魏玄成張曲江之流皆不肖所
欣爲執鞭者聊述數君子之梗概以仰答虛懷
以此然所明者能言之所暗者不能言也在影
響疑似之間者不敢言也方今最急者在匡時
濟變扶危定亂之才而索之胸中茫無以應其
有孤明問大矣一覽卽燬之幸毋更示它人使
豐干以饒舌開臯

吳司李石袍

自發榜後識老公祖於蓉城邸中氣類相合宛
若生平稜稜芝宇常往來胸臆間天佑吳儂借
我德星照臨毘郡凡揚子以東從橫千里皆四
履之地豈特毘陵數邑實嘉賴之自使君下車

而豺狐屏息雀鼠潛消口碑驩騰久達都下而不肖弟踊躍慶慰更在恒情之外蓋司法原非一郡之官激揚章瘳其事權與惠文等而冠惠文者且徼靈司法以佐其耳目聰明故其力可以提綱可以澄源可以披大却導大窾可以清大蠹殲大慙又不居其迹而無旁掣之患世諱中人以爲揣摩所自集疑畏所自生而素心亮節正直忠厚者卽孤行一意獨往獨來必神

志而後愉快亦何所不可哉若淮南氏所云君子履於水衆人履於霜此則有痕無痕之辨老公祖有大智慧自當有莫測之用若世俗所號爲通脫圓妙者事事恐其血指卒至於操刀而一無所割老公祖必不屑爲亦不敢以此爲片曝獻矣弟以書生業債未了復頰首而從事吶唔未知何時得與老公祖酌惠麓之水擷顧渚之茶清言娓娓滌此塵况思之令人色飛無錫

馬世奇世名兄弟真菰蘆中名士想老公祖必
能善遇之率爾布候不具駢語以煩抒答

閩滑縣篤徵

貴治號稱雄劇往者有椎埋亡命發於肘腋銅
梁張大司馬始蓋爲令談笑定亂威望勲名從
此而起如年丈者匪異人任盤錯利器相得益
章每聞先生有言能宰一邑則無事不辦况紛
爭難治之邑而運之若承蜩弄丸它日肩鴻
鉅豈足爲年丈道哉

毛學院孺初

恭惟老公祖具朝野之儀刑作文章之杓斗海
內衿帶之士頤頤嚮風傾戴人師爲日久矣敝
鄉又昔年四履之地吳鉤在冶曾受鑿於風胡
羨箭成林共程材於匠石一經剪拂便入天閑
稍荷甄陶自成國器所以廷推旣協簡命是膺
而濡毫挾冊者以爲千古一時咸爭自濯磨以

文選集
仰副作人之化微論膠序之間呶唔相率卽闌
闡之內歌咏成俗矣獨是芳蘭九畹豈無榛枳
之萌生文梓千章詎乏輪囷之作蠢有高材而
奔蹏泛駕抑敗類而蒙垢含脂如台教所厯慮
者誠不能保其絕迹也然赫曦旣照知魑魅之
難逃而陽和漸迴想鷹鳩之俱化風聲所播士
類其有瘳乎若夫華薄康頑闡幽微顯或借先
哲名賢以廣風厲或敦潛修獨行以揭觀型是

在老公祖振舉之實心而不以文具爲標飾者
也行見寰寓丕變寧獨扮梓改觀而已伏蒙瑤
札聊答芻陳語不及私統惟慈炤

祁夷度先生

客冬草草布候惟以直道難容公論未伸師臺
業已付之夢幻泡影而不肖代爲搯腕者稍露
於小序中乃師臺不訶其狂率而付之剗劒至
於天台攬勝之篇遼左愍時之咏樂則山光潭

影永日徘徊憂則拔劍擊壺中宵躑躅未知考
槃之晤歌與嘖室之惋嘆何深何淺孰重孰輕
士大夫若爲一身起見卽台衡鼎鉉總是傀儡
排場津津雞肋幾多况味若以身掛簪裾心切
板蕩則雖舉世之人摧殘之困躓之而丹心耿
耿旣灰復燃夫從來拮据動勦定變扶危之手
豈其生平毫不見挫於時卽今之在事者亦可
想見已言念及此則鶴怨猿啼皆不遑恤



文遠集卷之八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陳年伯杲菴

希孟狹劣無似而仰企名賢攀依才雋神遊楮
墨之餘心醉聲光之表雖重趼百舍糞除終身
亦所不辭自丙午冬捧讀老年伯大墨哦咏未
竟而神情愜豫興寄酣恬如聽逸響於洞庭而

栩栩華胥也至讀丙辰房稿則靈奇剏獲祇覺
蒙叟八公之書淺腐不足觀蕭齋披卷時爇一
瓣香願當吾世一摳衣進履庶慰夙懷第吳閭
嶺嶠雲山萬重無緣以姓名通也詎意天假之
緣以蹶躄蹇衛蹒跚跛驚追逐令嗣年兄於朱
櫻紅杏之間稱異姓猶子哉榜初下爾時眎年
兄如望大羅絳節青童未敢比肩並武退而讀
其文則玉漿金漉勝於九還之瀝液塵土肺肝

更稍稍藉以浣濯迺使下土頑僂仰附於東華
之侶年兄之慊我者倍至而某之所爲墨墨遜
服者以其千生累劫從不受纖毫凡俗氣玄心
孤映慧根旁徹拈詩而詩工摛文而文勝理腴
中淳詞丰外秀無冥搜幽討之迹而吐納皆玄
無剪繒刻楮之勞而膚神並豔某年踰強矣賦
才易盡學且日落茂論經國宏詞卽雕蟲戔戔
恐不能以小道自鳴一時同事颺合雲蒸頗稱

良會若論其才之超品之峻與所詣之弗可揣
量定無出年兄右者某私心謹識之而并爲老
年伯告非欲鄙言之取券於將來正願知己之
努力於今日也老年伯試答此言足徵吾儕契
誼之不薄矣翰貺駢頒舒紙裁謝觸其所欲言
不覺刺刺滿幅至若某生平坦率而無皮膜悃
摯而多迂莽其自摹自狀者亦畧見於此可許
堦前鐸樹收入金蘭簿中否也老年伯循良治

行不獨彼中薦紳能言之而敝鄉相去咫尺盈
盈載耳 聖朝更始正賴大君子入而司封駁
詮流品以造海寓之福豈使蕞爾當湖獨私其
孔邇然某言及此又迹於諛套矣語多不備統
祈慈鑒

萬拙菴吳縣

自老父母泣敝邑嘔吟頌禱聲浹於耳雖蓬門
近日當依簷蔕之光而客邸瞻雲空望蒹葭之

溯屢通奏記未捧報章金玉遐心之思時怍怍
焉迺銀鹿遠來青鸞緘寄瑤箋儼蛩音之至朱
提出塵釜之頒感荷交并鬱紆稍釋至若老父
母作循良之冠冕稱黎獻之瞻依心存阡陌之
中名動雲霄之上凡同籍梟季莫不採輿誦以
載欣聽吳歛而式舞而况不肖弟偏被仁風私
沾化雨卽大造難以施其鏤繪而直道未可遏
其揄揚載德在心歌功有口非區區楮墨所能

聲叩結也率爾鳴謝手書不虔

蘇中丞石水

老先生瀕行尚擬操斗酒相候于灞橋之左不
意前旌夙戒質明尾之已弗追矣矯首睇望可
勝悵然都中兩年倍辱道義之愛至於錄存齒
頰逢人說項知我鮑子中心藏之牙墮出鎮仰
止迢遙雖德幸道宇髣髴入夢而清齋高論曲
室深談旣足豁人鄙吝又復開其痼陋每一振

承函文輒覺虛往實歸從此乖違何時更續頰
仰低迴令人惋折也白蘇刺杭湖山增價况以
海內之名德膺全瀾之保釐豈獨六橋三竺紛
列交戟之下凡洞壑靈區渤溟巨浸強半在四
履中以文恬武熙岳靜波澄之暇使溪雲嶺月
伴鈴閣以逍遙海若山靈作毬塲之侍衛品題
則霞嶼生輝賦詠而雲嵐動色不妨鼓吹旌旗
之盛間作芒屨竹杖之緣此真千秋快事而天

之所以奉先生也若不肖則長安塵土沁入心
脾中欲挽西子湖邊水開佛圖澄腹孔取五臟
一一浣濯之明歲柳堤抽綠時不知能爲離檻
之猿出樊之雉否藏名遊客亦不敢輕溷典譎
但翠微白雲深處而有弔孤山處士之魂叅龍
井老僧之座者必其人矣興言及此輒覺兩腋
輕舉以此言而露於長者之前得毋訶其狂率

耶

又

一月前有小札奉報并致縷縷計已徹覽遼事
决裂遂至于此無論三年來數百萬金錢盡填
溝壑數百萬生齒盡飽鋒鏑而三岔河一衣帶
水與奴共之設胡騎薄山海而都城必且震動
土崩魚爛之禍在目前耳公車之章汗牛充棟
大都付之盡餅而邊烽稍弛殿爭復起疆場
宗社徒托之 列聖在天之靈若所謂目前急

着則惟有以款西虜爲長策而已將無將兵無
兵調不成調募不成募練不成練 發帑動以
百萬計欲借此烏合市人而掉頭不應驅迫使
前者復爲河上之逍遙且緣此道梗矣 國事
至此可爲痛哭夫九塞之兵徒虛名耳腹裏所
號爲精兵處最川中次則浙矣老先生填撫全
浙旌旌之下能合數郡材官攸飛與夫東陽義
烏驍勇敢戰之士而使之走死如鶩乎夫 遣

官召募不如受成于幕府此中智以上知之但慮其遷延歲月次且不進急無以應則以遊手乞兒塞白取盈所賴地方賢有司與廉能忠勇之將領始以厚糈重賞爲之招徠又必嚴汰之精揀之而善馭之果能振旅而出歌凱而旋它日奏膚功者浙兵爲多則老先生之勲名亦當旂竹無窮何必援櫜督戰也意外之事臣子所不忍言然有備亡患自調發而外尚當另儲精兵一二萬人使其散處於民壯弓兵之間屬郡國大夫拊恤而激勸之中原猝有警可一呼而集戲下時乎時乎不可不亟爲之所矣承平日久雍頌飾太平者不之不肖每嘆老先生屹定如山流決如川呼噏風雨定非不肖所能仰闕萬一恃在知愛敢略布其瞽說倘以爲踈狂無當不妨一笑擲之毋使他人揶揄也

趙老師嶼翁

自奉太師母慈諱念老師蒿薤啣悲風木抱痛
借溢米以衛生就藁苦而布體撫時多淚觸緒
渺驩及門弟子既不能攀輻附輻送笈牀於夜
臺又不獲撰杖扶筇視水漿於聖室迺至溪毛
罔薦哀誄未陳祇因散處萍蹤後先鱗集董其
任者稍需有待遂使改歲經時曠情弛禮負誓
莫贖諸生所同而不肖孟素沐知遇之深更多
濶略之罪昨者驚聞信使慙對尊俎走告同人
汗流浹踵妄意滄海不責纖鱗高天可容野鳥
恃在慈宥必賜矜原若捫心而自思恐擢髮之
難盡矣 聖明在御蒐佚求賢度祥琴將御之
時必蒲輪首徵之會雖松風入夢猶增慕於南
陔而葵日傾心豈忘情於北闕此朝野之所式
瞻非不肖一人之私祝耳伏惟嗇哀珍重

徐中丞京咸

不肖孟迂踈無似雖以館中後進景行先達有

執鞭納履之思而心惴惴焉迺老先生過推令
親家大翁之愛若以不肖爲可語而收之氣類
者再望顏色殊荷慙渥寸心皈往業與節鉞俱
西矣玉關古稱阨塞近者雖烽燧稍熄而傳聞
西陲將卒狎狃承平頗乏枕戈投袂之志今遼
左破裂邊鄙震聳 國朝九塞聯亘勢同率然
未有首尾不相顧而各自衛其圉者則調遣救
援固不必牙璋虎符傳檄督催而同室纓冠自
是急公之誼董率貔貅星馳電逐以爲諸鎮倡
獨非古者祖士雅劉越石之遺風乎至于 廟
廷之上不爲燕雀之嬉則爲蝸蟻之沸每求一
人忠肝欲裂熱血誓灑有膽有識如楊父母者
而罕見其儷也匱材之嘆每勤盱食倘有不時
之需能無爲接浙之行乎但長安奕棋一日一
換正不知作何變局亦未敢輕議行藏耳謬恃
知愛聊布狂談萬望祕之

孫杭州鳳林

適承芳訊恍如晤談翁臺以玉壺朱繩之品倡
率吏民厝九邑之眚黎于衽席而噢拊之海潮
湖水盡屬恩波越嶠吳山無非保障於鳥啼簾
捲之暇復輿上下扁舟來往何異上清僊官分
符握籙遊戲于丹陵青岳間惟是狡夷猖熾疆
圉迫蹙杞漆私憂茫然不知所出而昨歲迎家
慈入邸中本擬以捧檄之私佐舞班之樂豈料

羽書畚至一夕數驚欲送歸則乏人扶侍欲並
留則時事戒心旬日以來五內如焚惟有乞假
南還頓置老母迺徐而圖尺寸之報庶幾兩無
所負而又多所牽制籠中小鳥啟閉由人奈何
奈何翁臺支頤拄板亦曾爲弟念及此乎蘇中
丞亦知弟者當悉其苦悰耳率爾裁報直抒胸
懷

舒侍御泰庭

翁臺方以繡斧播天子之威靈於一方凡全楚吏民所爲麗以暄日肅以嚴霜使興除畢舉而喁喁然遂其樂生者不待卜度而知之矣惟是蕭蘭並滋稂莠共殖陽和雖布覺鷹眼之猶存物候洵更恐鴟舌之先變朝端之主持未定世事之反覆何嘗至於邊陲破裂都城震恐築室聚訟俱作空談塵飢塗羹了無實事不爲處室之燕遊釜之魚則以豨奔兔走爲長策耳苟非廟社有靈則銅駝之禍正未可知翁臺身遠闕庭心憂王室能無怒然有疚于衷乎埋輪者慮豺狼之當道而今且浸淫荐食矣知翁臺不能墨墨而處此也率爾裁報并告杞憂

金通叅崑源

繆西老來遠辱明教讀未竟不覺填膺指髮先生留垣入告之章以數十計不肖爲諸生時讀之未嘗不擊節今猶髣髴憶之所以維持

清議銷弭隱憂使 廟社嘿受其福而不知直
道在人胡可泯也奈何以持平使過之論而指
爲循籬傍壁之言 新主當陽群賢躋列然在
朝固多儀庭之鳳而在野寧無食場之駒况
邊烽未熄廟戰更酣不知蔓衍葛藤何時而斬
也幸公論稍存名賢共惜則五湖烟水必非逍
遙適志之時耳謬荷知愛謹據實以對若不肖
局外書生了不預人世事秋間圖乞假歸矣瞻

對有期臨風神逞

申太僕玄渚

先生樞曹數年風清弊塞所不必言而邊情將
材叩之如響曩時同事諸公猶有能道其詳者
識者以爲數十年主方司者當推爲第一夫居
中調畫已瞭若觀火壯猷禦侮樽俎折衝何所
不辦而况曲突徙薪之計策於未事之先者胸
中具有成竹乎今推轂者已奉 明旨徵書蒲

輪旦夕可覲當趨舍人治裝不能戀戀猿鶴矣
但 國家之事如人有沉痾而屢經庸醫之手
已有奄奄待盡之色卽扁鵲施鍼華佗執熨而
旁人不解方書者猶從而操其短長任事之難
所難在此或麟鳳人知其瑞蛟龍人知其靈雖
有斥鷃泥鱗不敢以私意漫爲評度耳謬附知
已敢布腹心

梁虞部大胸

長安碌碌正是斷送才人之地如弟輩何嘗讀
書坐邸中時聽剝啄聲竟不得飽飯高眠出則
受命於長班答拜還面惟恐少遲館中課業盡
套數耳較低昂定去留又不揣論文如弟幸而
爲館閣諸師所識拔尚賴夙管虛名若此一兩
年間則學之荒筆之荆榛甚矣天不予吾兄以
有名無實之庶常而奉以二水三山之佳麗又
佐以蜩磯牛渚之雄奇優閑清署散髮科頭日

取漢魏三唐諸名家而與之爲篋墳與之爲子
喁無論酒酣落筆傲睨千古卽永日閉門攤書
獨坐便不減清都上真下視弟輩塵勞中人當
作憐愍心抹其墮落耳勿謂承明著作之林真
有帶草侵階杖藜入幕也東事破裂弟昨歲迎
家母來更添一番愁况若非 廟社之靈而徒
以人事卜之不特處堂之燕直遊釜之魚耳迺
聞南都亦訛言洶洶且有載帑而行者當事大
老亦有以撫綏鎮定之否且兩都並峙 祖宗
良有深意可漫作鄉鄰之鬪乎酒貲屢仞遠懷
欲作一詩奉謝畢竟閣筆此又以雷門氣法非
爲冗也一笑

吳座師茲翁

朱邸之役不肖百計籌之而勢已不可挽大司
空所告於貴鄉言路諸公者老師曾聞之乎目
前之計似不得不勉爲儗裝子卿非使玉局南

遷古人身當其會卽豺虎從橫之區瘴癘噴薄
之鄉且怡然就道如趨樂邦更借此閑曠之歲
月荒楚寂莫之山川樵樸喬野之風俗民物以
磨蕩其性靈煅煉其筋骨酣肆其學問抒寫其
文章則天之所以奉老師者厚甚而不必墨墨
懊惋也若夫不應手之地方官府與必不可處
之貂璫順則調之如狂象逆則聽之如狎犬馴
而擾之如群獠狎而玩之如海鷗彼且狂獠亦

與爲狂獠而至人之水不濡火不薰調御丈夫
之圓通解脫與君子之無入不得盡在其中矣
此一種清涼丸劑言之甚易服之甚難不肖輒
肆其狂談以當曝背之獻并發老師莞然一笑
不敢言啓予也局中之戰玄黃正起未可托之
楮墨不肖逗留此中竊以浮沉自安而椒蘭蕭
艾不能自違其臭味最可笑者遠知己若仇讎
避正人如蛇虺以此藏身猶恐爲人所物色耳

文遠集
明諭諄切敢不佩爲韋弦館局將終 綸封可
徵便擬奉母南轅作十年讀書計俟老師統均
之後使萬類澄清五兵偃革更進而供編摩之
職未晚也縱筆死罪

寧前道張新巖

自瀋遼相繼淪亡凡在都中荐紳介冑遙望榆
關聲漸股栗敦迫就道妻號子泣便如驅羊入
屠肆求古人所稱躍馬橫梁聞鷄起舞者了不

可得第雖書生不能投筆請纓捐七尺以當匈
奴而睹此選縮不前與借事引避者心竊鄙之
笑之 國家養士二百餘年 一人龍飛千官
鷺振而泄泄沓沓諭諭訛訛與夫營營苟苟之
習牢固而不可解心竊痛之恨之台翁慷慨沉
雄之氣軒豁精敏之才不肖一望而知之更於
酒後耳熱謹呼謔笑時知之庚真至於請纓投
袂辭中樞而就疆場朝彥如林若台翁者能幾

人哉此又不肖所心折而願爲執鞭者也讀來
教不特憂時之淚浸淫滿楮而陳說利害指畫
方略使不肖輩坐井窺牖者亦能見虜于目中
即金城封事當不是過但昔年寧藩將叛王大
司馬謂有王伯安在何憂此真能用人者俺答
封貢之事高新鄭從中指授每一書輒數千言
動中窾會王督府遵而行之迄於成功此真能
使人爲我用者今用人之人與使人爲我用之

人尚未數數見而所謂獨善其用并用人者亦
還爲我用而不使之知此真動天藏地之術台
翁於此必妙有機權非書生所能曝獻也西虜
雅非一種亦雅非一心使其帖耳甚難非啗以
利劫以威與開導以從違之禍福與向年奴虜
之恩仇豈能俯焉而就我之戎索今稍稍得其
要領豈特宗社蒙休而不肖輩陰受其庇使
且夕獲寧猶得優游竊祿爲太平詞臣伊誰賜

東向瀝酒思預掃黃龍片石以勒庸功誠願
載筆以埃矣願禍福恩仇猶賴文告可通中孚
可格而啗以利則金錢不繼劫以威則兵力不
繼昨兵部彙題一百萬之數未知何日盡輸
幕府而調遣諸塞之兵多爲清人之逍遙今遼
西實兵幾何真可以探虎穴斬鯨首者又幾何
若諸葛武侯之說孫仲謀郭令公之見藥葛羅
則才誠雙合者或能相機圖之而亦未敢謬爲

從吏也欲作韻語以代銑吹而碌碌未暇聊抒
胸臆用酬芳訊尚圖嗣候并悉裏言百惟加餐
自衛

熊經略芝岡 已削牘不果寄

國家以摧殘震撼之東陲復舉而屬之老師而
議論等於築舍供億同於畫餅視兩年前無異
也更可慮者征輸愈苦物力愈不支驟聞小捷
以爲真有可乘之機恨不剪此朝食而河上殘

卒與海上之舟師如鳧飛雁落零星可數若夫
強被驅迫未出榆關而膽先碎者此其人可激
一試否或者以我之憤乘彼之懈如飄風如飛
雨如迅雷之猝發於地中而人不及備則幸而
爲鎮江之捷亦未可知要亦不終朝之計難乎
其爲守也孟不揣以爲營平之金城武侯之祁
山自是今日定局營平屯田近迂武侯木牛流
馬近誕而不可行然欲爲數年持久必稍蘇民

力使其不疲於征繕而後可若調募遍天下寓
內幾爲驛騷逃亡潰亂且脊脊見告矣掃穴犁
庭而不足者斬木揭竿而有餘杞漆之憂能不
爲痲心乎孟嘗謂遼左之在人身猶外症也癰
疽瘍毒誠能殺人然未至於不可治而攻伐熨
劑之太過則又變而爲內症疴羸枯削寒熱交
乘其奈之何老師乃 聖天子所注眷雖所任
者封疆之寄而自當通天下以爲念豈獨遼陽

卽調諸塞兵想亦爲諸塞籌緩急必非苟幸無
事責其空伍而來應也但秦越視者俱漠不實
念萬不獲已而以癯癯老弱勉爲塞責斯真可
恨耳所遣將領又不擇一二廉勇凡黠者有力
者多方詭脫而以懦劣貪庸之廢弁帥此千百
丐兒夫丐兒之群而譁一闕而走固其常態而
爲之都護者威不能懾恩不能聯烏能禁之使
不爲亂哉雖然猶幸其卒疲將懦卽有庚癸呼

不至雲擾鼎沸否則唐室之禍更不忍言已老
師簡汰之法意欲得精兵若其來者果各邊精
兵而不以名將統之萬一資糧靡屨之不供又
所謂大利大害也似當題請責成於彼中開
府而開府轉屬之兵憲有越伍及逗留不戢罰
其帥而止此亦一法也至於應募者人皆以爲
走死地寧有飲飛良家子慕徹侯印與千金之
賞而自投麾下大都閭左亡賴與調兵等耳行

未中途不鼠竄則將爲獠犬而還嚙其主人卽
加派一事怨蹶日增一千餘萬之餉需之數年
恐 內帑有時盡大農罔寺水衡金錢有時而
窘而苦旱苦澇苦螟蝗不收之地堪以鞭撻敲
其骨髓更爲墨吏之潤橐者啓一便竇乎王剪
用六十衆今老師所取盈者尚不能當其半而
剪之成功不過歲餘似又未可例論者總之兵
家之事呼噏變幻况以非常之人抱不世之略

冥通天地苞裹陰陽必不膠於一定又使坐觀
成敗者得借以爲口實也恃在門牆妄抒芹曝
惟老師鑒其狂愚而時時惠教之幸甚幸甚

張中丞蓬玄

不肖孟雖鮮所知識而遙望班聯之氣色竊聞
謦咳之緒餘如翁臺者 朝端能復幾人嘗笑
今之論才者輒扼腕而思于忠肅王文成不肖
謂何必爾但得如數十年中楊王二襄毅張峴

崧梅衡湘顧冲菴三司馬則天下事猶不足辦
翁臺於此數公者能無擅讓於其間乎方今所
急者山海薊門然榆關一綫危同朝露不待中
智而後知之萬一泥丸不封必且土崩立見緩
則集旅以壯犄角急則提師以勤捍衛薄海內
外必以畿南爲首此翁臺之事也傳聞畿輔之
間頗不乏豪雋但用之者苦無其人幕府新開
亦喁喁嚮風之時但當爲燕王之買駿而毋作

葉公之好龍今有瞋目語難哆口而談報效者
可欺癡人不可以欺具眼然而羈縻之安輯之
亦自有道矣可漫然不爲之所乎若 廟堂識
得此意何至紛紛不肖此言亦僅可爲翁臺告
也至於羸弱不堪之故伍恃固不足恃棄亦未
可棄從來兵無常形驍勁疲敝亦在用之何如
未可諉於無兵而兵又諉之無用也貴鄉左道
之禍又恐蔓延當此四方鼎沸無一處而無隱

憂若言林木池魚則又怡堂之見矣謬恃契誼
信筆主臣

丘侍御毛伯

十餘年道誼文章之雅自有素心玄味視岐路
悠悠者夔別每與翁丈促膝不特肝膈可傾亦
覺格套盡洗古言衣不如新人不如故良有以
也衣繡過家盤桓幾時攬轡中州雅副澄清之
志伊洛雖號活熙而自亡遼之後雲擾鼎沸所

在見告西南半壁漸爲土司所割據究郵左道
之變又將蔓延海內生心爲日已久卽翁丈四
履之內安知無伺釁而動闕左足而思應者乎
計貴徙薪謀先未雨勿論有事無事勿論在邊
在腹大都以銷弭爲急而銷弭未形者總在於
民生吏治之各得其所此老生之常談實神醫
之金針也巡方者而徒以按部爲故事以彈文
爲終局則與長安中僕僕往返杯酒送迎一切

無益套數何以異知翁丈於此必自有精采矣
弟浮湛日久乘雁雙鳧殊覺可厭新秋擬將母
而南晤對無期因風悵惘

鄉同年寄諸年姪

緬懷尊翁老年兄才情綺合風格霞騫不佞輩
幸以年譜之末共托臭味本望左提右挈倡予
和汝處則旗鼓文壇出則驅馳王路白首靡間
相要歲寒何意修文之召擘我連枝歡會未幾

河山永隔從此槐市秋風驚聞斷雁柳堤春色
愁聽啼鶯王叅軍援琴抱痛顏光祿除服與悲
旣曰兄弟其情一爾而欸欸未敦於下泉潛潛
不沾於宿草有哀徒結無意可將側聞門下篤
志青箱湛心素業譬立無滿籬之富而傳家多
插架之書奉厥遺經克成先志使驥子越駉牝
之三千鵬雛軼榆枋而九萬是不佞輩所爲愛
莫助之而願借聲息之相聞聯存沒之大誼者

也便郵如織毋斬好音新刻齒錄二冊奉覽香
絹聊侑空緘

文選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